

戰國策校注

三



戰國策齊卷第四

縉雲鮑彪校注

東陽吳師道重校

齊東有淄川東萊鄉邪高密膠東南有泰山城陽北有千乘清河以南勃海之高樂高城重

合信陽西有濟南平原

威王田齊桓公子元年癸卯安王二十四年

濮上之事此東郡濮水之上竇衛地贅子死章子走皆以名子之猶嬰子文子

章匡盼子謂齊王曰田盼也威王言使守高唐者並齊將不如易餘

糧於宋易移之宋王辟公曰宋偃十一年稱王當未嘗稱王

齊宣王二十五必說梁氏不敢過宋伐齊齊固弱

同猶是以餘糧收宋也齊國復強雖復責之宋可

可責不償因以為辭攻之亦可

九年威王臣威自

此言二子死蓋九年前也

田嬰張丑說楚王云嬰逐盼子

十年楚敗齊今齊

於宣王之世伐燕之後章子將兵亦宣王時且策

有齊國復強之言

邯鄲之難

趙成侯二十一年

趙求救於齊田侯召

大臣而謀曰救趙孰與勿救鄒子

名忌二十一年

號成侯

曰不如勿救段干綸

後語作萌

曰勿救則

夫

我不利

齊我

田侯曰何哉

補二字

夫

魏氏兼邯鄲其於齊何利哉田侯曰善乃起兵甲

一本甲作曰是言將屯

軍於邯鄲之郊

于其郊故後云乃起兵南攻軍於邯鄲之郊法陳

某地者猶言師于某也成列則云陳于某段干綸

曰臣之求利且不利者非此也

且猶與

夫救邯鄲軍

於其郊是趙不援而魏全也

兩國不戰故

故不如南攻

襄陵以敝魏

襄陵屬河東魏邑也攻之使魏困

邯鄲援而承魏之

敝

承言繼其後

是趙破而魏弱也田侯曰善乃起兵南

攻襄陵七月邯鄲援齊因承魏之敝大破之桂陵

諸注止言魏地齊記有云二十六年同回正

秦假道韓魏以攻齊齊威王使章子將而應之與秦

交和而舍

孫子兩軍相對曰交和

使者數相往來章

子爲變其徽章

徽章也引說文又左傳揚徽注若

今救火衣又按王莽傳以雜秦軍候者言齊之章

子以齊入秦威王不應頃字之頃有頃之間

文間候者復言章子以齊兵降秦威王不應而此

者三

而猶如

有司請曰言章子之敗者異人而同辭

王何不廢將而擊之

廢謂罷之

闕曰廢一本作王發是既降矣安用廢爲

曰此不叛寡人明矣曷爲而擊之頃間言齊兵大

勝秦兵大敗於是秦王

闕

元作拜

拜西藩之臣

按咸王與

秦獻公孝公同時齊雖強而秦不弱此語未詳

而謝於齊左右曰何以知

之曰章子之母啓

其名

得罪其父其父殺之而埋

馬棧之下

棧爲棚以立馬

闕曰

高注棧牀也

而不相遇者恐因此事也後語馬屎之中

吾使

衍者

者

闕曰

姚云

章子

將也勉之曰夫子之強全兵而還必更葬將軍之

母對曰臣非不能更葬先妻也臣之母啓得罪臣

之父臣之父未教而死未有教命夫不得父之

教而更葬母是欺死父也故不敢雖無父命而以

君命更葬何損於義凡章子之孝皆過所謂過孝

此是章子言所以不更葬之故未見其終拒威王夫為人子而不欺死父豈為人臣欺生君哉

之命夫為人子而不欺死父豈為人臣欺生君哉

虎謂周衰齊威不世之主也列子曰君非自知我也以人之言賜我其罪我又將以人之言故人君

於其臣欲其自知之也威王之於章子有焉夫楚將伐齊魯親之楚齊王患之張丐曰齊人疑臣請

令魯中立於兩國之間乃為齊見魚暑康公魯

君曰齊王懼乎曰非臣所知也臣來弔足下魯君

曰何弔乎曰君之謀過矣君不與勝者而與不勝

者楚時未敗而云然者蓋楚有勝齊之勢楚雖勝

勝何故也魯君曰子以齊楚為孰勝哉對曰鬼且不知也然則子何以弔寡人曰齊楚之權敵也

言其力不用有魯與無魯足下豈如全眾而合二

國之後哉楚大勝齊其良士選卒林武見必殪殪

也其餘兵足以待天下齊為勝其良士選卒亦殪

而君以魯眾合戰勝後合合敗者也勝者雖合之

者彼勝者既士卒多死此其為德也亦大矣德敗

其見恩德也亦甚大矣德敗者魯君以為然乃退師

之為去聲

成侯鄒忌為齊相

高注成齊邑按史田忌為將

不相說公孫開

齊人開史作開謂鄒忌曰公何不為王

謀伐魏勝則是君之謀也君可以有功戰不勝田

忌不進戰而不死曲撓而誅曲撓言師不直前而敗鄒忌以

爲然乃說王而使田忌伐魏田忌三戰三勝鄒忌

以告公孫開公孫開乃使人操十金而往卜於市

曰我田忌之人也吾三戰而三勝聲威天下天下畏其

威聲聞聞天下其欲爲大事反齊而王亦吉否卜者出田忌

開所使者因令人捕捕取爲人卜者亦驗其辭於

王前田忌遂走齊記三十五年有彪謂齊威賢王

獨於是失之然忌之走亦非威王謹之也田忌

以公孫開爲鄒忌云附戰挂陵之前文小異操

十金卜市以下在威王三十五年下云田忌聞之  
率其徒襲攻臨淄求成侯不勝而奔宣王召復位  
遂有馬陵之戰按策言忌伐魏三戰三勝忌戰可  
見者挂陵馬陵二役策併言之也後章記忌係太



鄒忌脩八尺有餘而形貌昞麗

作佚高朝服衣冠窺鏡謂其妻曰我孰與城北

注昞讀曰逸朝服衣冠窺鏡謂其妻曰我孰與城北

比徐公美其妻曰君美甚徐公何能及君也城北

徐公齊國之美麗者也忌不自信而復問其妻曰

吾孰與徐公美妻曰徐公何能及君也旦日也

客從外來與坐談問之曰一本問之吾與徐公

孰美客曰徐公不若君之美也明日徐公來孰視

子申禽龐涓孫子謂忌曰若是則齊君可正成侯  
可走忌不驥遂不入齊又記田忌亡齊之楚楚封  
之江南則忌之出奔在戰馬陵後宣王之世明矣  
史載其奔在崩故謂召復位忌既襲齊豈得再復  
成侯猶在豈宜並列而馬陵後忌無可書之事知  
其必有誤也以威王之明成侯公孫開之詐豈能  
行其間其為宣王無疑也大事記謂桂陵馬陵二  
事多混而書忌出奔在威王時亦仍史之舊耳

之自以爲不如窺鏡而自視又弗如遠甚暮寢而

思之曰吾妻之美我者私我也私猶妻之美我者

畏我也客之美我者欲有求於我也於是入朝見

威王曰臣誠知不如徐公美臣之妻私臣臣之妾

畏臣臣之客欲有求於臣皆以美於徐公今齊地

方千里百二十城宮婦左右莫不私王朝廷之臣

莫不畏王四境之內莫不有求於王由此觀之王

之蔽甚矣王曰善乃下令羣臣吏民能面刺寡人

之過者受上賞上書諫寡人者受中賞能諍議於

市朝聞寡人之耳者受下賞令初下羣臣進諫門

庭若市數月之後時時而間進進諫者暮年之後

雖欲言無可進者燕趙韓魏聞之皆朝於齊此所

謂戰勝於朝廷坐朝廷之上四國朝之不待兵也

亦傾險土耳其唯此言者萬世之言也大事記

成烈王二十二年按外紀宋昭公出亡謂其御曰

云云事與此類又新序齊有田巴先生賢王嘯而

問政巴政製新衣拂節冠帶願請其妻云云恐與

鄒忌事有誣舛

宣王威王于元年二十七年巳卯名辟疆

南梁之難魯國舊縣有南梁水此二年魏伐趙趙與

括地志云故梁在汝州西南彌南梁者別於大梁

少梁高注韓邑大梁在北故曰南梁○大事記此

魏伐韓也謂伐趙者往歲韓氏請救於齊田侯上

陳召大臣而謀曰早救之孰與晚救之便張丐對

曰晚救之韓且折而入於魏不如早救之田臣思

曰也紀年謂之徐州子期即田忌也不可夫韓魏

之兵未敝而我救之我代韓而受魏之兵顧反聽

命於韓也耳夫魏有破韓之志韓見且亡必東懇

於齊也懇告我因陰結韓之親而晚承魏之敝承繼

也則國可重利可得名可尊矣田侯曰善乃陰告

韓使者而遣之告者許韓韓自以有齊國五戰五不

勝東懇於齊齊因起兵擊魏大破之馬陵喜云馬

陵在濮州郵城東北六十里有澗深峻可以置伏

龐涓敗即此徐廣云在魏州元城縣東南司馬彪

引杜預說亦然按齊使田忌將直達大梁龐涓聞

之去韓而歸齊軍已過而西則從沐州外黃退至  
濮州東北六十里是也魏破韓弱韓魏之君因田  
豈合更渡河至元城哉魏破韓弱韓魏之君因田  
嬰北面而朝田侯齊記有馬兩章一為桓公臣思  
一為宣王孫子彪謂臣思之策

則幸中矣非仁義舉也孟子謂行一不義而得天  
下不為也況朝韓魏乎四日今按拒公田臣思事  
自與耶刺之難及韓齊為與國  
二章相亂非此章也說見後章

田忌為齊將

此二年召復位

四日說見前

係梁太子申禽龐涓將

孫子

腹也齊人武之

謂田忌曰將軍可以為大事

平田忌曰奈何孫子曰將軍無解兵而入齊使彼

罷敝於先

魏戰雖勝亦罷今使當前弱守於主

弱

卒也忌所自將使齊不疑也主地缺蓋齊險隘

日姚云會本先皆作老愚恐上句多於字謂以罷

救老弱守險敵眾而以精兵主者循軼之途也

同車迹也言其險狹鑿擊摩車而相過

不得方軌適相循耳鑿擊摩車而相過

路決車密故使彼罷敝先弱守於主必一而當十  
相擊相摩  
得地十而當百百而當千然後背太山在太山博  
利故

左濟右天唐讙高子所中軍重踵高苑也後

高苑屬使輕車銳騎衝雍門始皇紀注在

名按左傳襄十若是則齊君可正正而成侯可

走不然則將軍不得入於齊矣田忌不聽果不入

齊是乎田忌不聽也武田忌無聞於齊

孫開成侯讙構之時也

田忌亡齊而之楚鄒忌代之相前云鄒忌為相

云代之相齊恐田忌欲以楚權復於齊復猶杜赫

曰臣請為留楚為下有君字留下有之字謂楚王

成曰鄒忌所以不善楚者恐田忌之以楚權復於

齊也王不如封田忌於江南以示忌之不返齊也

鄒忌

補字

當以齊厚事楚田忌亡人也而得

封必德王若復於齊必以齊事楚

言此示不爲此

用二忌之道也楚果封之於江南

鄒忌事宣王仕人衆

鶴之仕

宣王不說晏首情貴而

仕人寡王說之鄒忌謂宣王曰忌聞以爲有一子

之孝不如有五子之孝今首之所進仕者以幾何

人宣王因以晏首壅塞之

言其不薦人

楚威王戰勝於徐州

後志魯之薛六國時曰徐州事在楚威七年此十年

余反正義云

紀年梁惠王三十年下邳

遺曰徐詞

于韓

改名徐州徐左氏作舒說文作郈

欲逐嬰

子於齊

遂使齊逐之田嬰時未

嬰子恐張丑

丑又見韓魏

謂楚王曰王戰勝於徐州也盼子不

燕中山等策

用也盼子有功於國百姓爲之用嬰子不善盼善不與

而用申縛申縛者大臣弗補補曰姚一本有與使附百姓

弗爲用故王勝之也今嬰子逐盼子必用復整其

士卒以與王遇必不便於王也楚王因弗逐楚記

有

權之難後志南郡編注開緡以權叛又當陽注縣東

戰于楚境燕策爲文公時曰大事記燕齊交兵

必非此地按記合燕策並載而取他三說文公未

年云云並屬中山云云燕齊合云云故於此條著

其說而斥其非者不著鮑氏取長棄短之意也

齊燕戰秦使魏冉之趙舟傳言自王惠時任事出

兵助燕擊齊薛公嬰時未封後人稱之耳使魏處

之趙謂李向趙人而曰大事曰君助燕擊齊齊必



急急必以地和於燕而身與趙戰矣然則是君自

為燕東兵東指欽兵不戰和為燕取地也取齊地故為

君計者不如按兵勿出齊必緩齊無危急之勢

緩必復與燕戰戰而勝兵罷罷同趙可取唐曲

逆並屬中山國言二國戰不服北顧趙可以其間

陰今蕭戰而不勝命懸於趙懸繫然則吾中立趙吾

而割窮齊與疲燕也割齊地兩國之權懸於

君矣

蘇秦為趙合從趙肅侯十七年此當十年說齊宣王曰齊南有大

山東有琅邪徐州郡竟孟子注西有清河漢州

曰正義云北有渤海幽州郡正此所謂四塞

之國也言四方皆齊地方二千里補曰史三帶甲

數十萬粟如丘山齊車之良五家之兵始於五家

為疾如錐矢錐銳也即有軍役未嘗倍泰山絕清

大也解如風雨言疾即有軍役未嘗倍泰山絕清

河涉渤海也臨淄之中屬齊郡臨淄故云見

正義及水經注渤海後語七萬戶臣竊度之下

比海今青州北海是也下史不戶三男子三七二十一萬不待發於遠縣而

臨淄之卒固已二十一萬矣臨淄甚富而實其民

無不吹竽似笙三鼓瑟似琴二擊筑以竹曲五彈

琴鬪雞走犬六博踰鞠者劉向別錄感鞠黃帝作

即慶也補曰王逸云投六箸行六棊謂臨淄之途

車

元作

聲

也周禮

舟車

擊互

說文

擊車

牽相擊

者不得

入釋文音計又古的反此章史作穀擊按秦策車

穀擊馳說苑齊人好穀擊揚雄書辨者穀擊讀亦

通擊人有摩連枉成幃

幃屬在

舉袂成幕

也袂袖

揮

汗成兩家敦

而富志高而揚夫以大王之

賢與齊之強天下不能當今乃西面事秦竊為大

王羞之且夫韓魏所以

此補目史畏秦者以與秦

接界也兵出而相當不至十日而戰勝存亡之機

決矣韓魏戰而勝秦則兵半折

折猶敗以秦敵強

四境不守戰而不勝以亡隨其後是

後後

故是韓魏之所以重與秦戰而輕為之臣也今秦

史同

攻齊則不然倍韓魏之地

倍言二國

至

開開

姚

其後

至

開

開

姚

其後

至

開

開

姚

其後

至

開

開

姚

其後

至

開

開

姚

其後

至

開

開

姚

其後

至

開

開

姚

其後

至

開

開

姚

其後

至

開

開

姚

其後

至

開

姚

其後

至

開

開

姚

其後

至

開

開

姚

其後

至

開

開

姚

其後

至

開

開

姚

其後

至

開

開

姚

其後

至

開

開

姚

其後

至

開

開

姚

其後

至

開

開

姚

其後

至

開

云至闡一作過衛史作陽晉之道魏襄十六年秦拔魏蒲坂

注皆不地蓋衛地時屬魏也正義云徑亢父衛曹濮等州陽晉在曹州乘氏縣西北

之險屬東平亢音剛又車不得方軌爾雅方

舟則此亦兩馬不得並行百人守險千人不能過

也秦雖欲深入則狼顧驚兒曰狼性恐韓魏之

議其後也是故恫疑虛喝元作獨恫痛也言疑獨

獨並呼合反竊謂作恐揭亦通又注見趙策高躡

作驕矜而不敢進則秦不能害齊亦明矣夫不料

秦之不奈我何也而欲西面事秦是羣臣之計過

此有也字今臣無事秦之名而有強國之實臣故

固元作固正曰策願大王之少留計留意齊王曰寡

人不敏

此敏謂猶明則疾於事

一本注晁

嘗得聞

今主君

補曰主君稱蘇秦恐

以趙王之詔

告之

也詔告

敬奉社稷

以從

凡蘇張從橫之說本傳皆有此在說燕趙韓魏

後

淳于髡

齊人見滑稽傳

一日而見七人於宣王王曰子來寡

人聞之千里而一士是比肩而立

比謂肩相次也言士難得千里

並一肩也

百世而一聖若隨踵而至也今子一朝

而見七士則士不亦衆乎淳于髡曰不然夫鳥同

翼者而聚居獸同足者而俱行

補曰後語鳥同翼者聚飛獸同足者

俱今求柴胡桔梗於沮澤

二草山生而沮水也故求不可得孟子注沮澤

生草者水名出漢中

沮澤之中者不必因下文求地名

漢書所謂生於沮澤之中者不必因下文求地名

以實

則累世不得一焉及之畢黍

地缺疑為負黍蓋此與梁父皆

東地也

畢黍梁父皆山名愚按畢字或作畢

梁父之陰

梁父在泰山北曰

陰

則邾車而載耳

邾却言多獲車重不前

夫物各有疇耕治之田

禾所聚也故為類

今髡賢者之疇也王求士於髡

挹水於河

挹酌也而取火於燧也

夫燧也髡將復見之

豈特七士也

兩見字賢遍反

齊欲伐魏淳于髡

元作為

為

比書為

齊王曰韓

子盧者天下之疾犬也東郭逡者

逡魏同海內之狡兔也

狡兔也

集韻狡猶疾也

韓子盧逐東郭逡環山者三騰

山者五兔極於前犬廢於後犬兔俱罷各死其處

田父見之無勞勸之苦而擅其功

擅者無與爭也今齊魏

父相持以頓其兵

頓亦勞

敵其衆臣恐強秦大楚承

其後有田父之功齊王懼謝將休士

謝辭去之言不用也

曰

此與蘇代鵠蚌陳軫虎爭人之說異而同者也遂七倫反

齊欲伐魏魏使人謂淳于髡曰齊欲伐魏能解魏患

唯先生也敝邑有寶璧二雙文馬二駟

文毛色成文馬四匹

駟請致之先生淳于髡曰諾入說齊王曰楚齊之

仇敵也魏齊之與國也

魏策馬陵之敗魏請臣畜朝齊楚王怒伐齊則此所

也夫伐與國使仇敵制其餘敝

言楚將因齊名醜共勞而伐之

而實危

伐與國醜也而有楚伐之危

爲王弗取也齊王曰善乃

不伐魏客謂齊王曰淳于髡言不伐魏者受魏之

璧焉也王以謂淳于髡曰聞先生受魏之璧馬有

諸曰有之然則先生之爲寡人計之何如淳于髡

曰伐魏之事不便魏雖刺髡於王何益伐魏不便魏所欲也

而髡止之故魏刺之雖刺髡而齊實不便非若誠

不便魏雖封髡於王何損無不字愚按上句當無

不字義乃通恐有誤舛且夫王無伐與國之誹魏無見亡之

危百姓無被兵之患髡有壁馬之寶於王何傷乎

元在魏策曰爲魏而說當從舊

齊宣王見補曰見顏觸顏觸集韻音觸引呂春秋齊有顏觸

曰觸前觸亦曰王前並使之宣王不說左右曰王

人君也觸人臣也王曰觸前觸亦曰王前可乎觸

對曰夫觸前爲慕勢王前爲趨士趨就與使觸爲



慕勢不如使王爲趨士王忿然作色曰王者貴乎  
士貴乎對曰士貴耳王者不貴王曰有說乎觸曰  
有昔者秦攻齊令有敢去柳下季壟五十步而樵  
採者魯展禽字季食采柳下亦云居之死不赦令

曰有能得齊王頭者封萬戶侯賜金千鎰由是觀  
之先王之頭曾不若死士之壟也宣王默然不說

左右皆曰觸來觸來大王據千乘之地而建千石

鍾一石百斤萬石簣鍾鼓之桴天下之士皆爲役處役爲

處在其位皆來從處恐仁義字當在之上辯智並進莫

不來語東西南北莫敢不來服元作服求屬下句

萬物無不備具而百姓無不親附今夫士之高者

乃稱匹夫徒步而處農畝下則鄙野五野為鄙外曰野亦所

處也 鄙補 監門閭里閭在鄉里在野並五百家皆

為比五比為閭遂人五家為鄰五鄰為里閭里皆

二十五家鄉謂之閭遂謂之里二十五家共有巷

有門 士之賤也亦甚矣觸對曰不然觸聞古大禹

之時諸侯萬國何則德厚之道得貴士之力也言

貴士故 故舜起農畝出於野鄙而為天子及湯之

德厚 時諸侯三千當今之世南面稱寡者乃二十四由

此觀之非得失之策與昔諸侯多由得策也今失

也 稍稍誅滅滅亡無族之時欲為監門閭里安可

得而有也哉是故易傳不云乎居上位未得其實

而 元作以 當作而 喜其為名者必以驕奢為行据

據通借慢驕奢則凶必從之是故無其實而喜其

名者削削地也無德而望其福者約約窮也無功

而受其祿者辱禍必握言禍辱隨之捨也故曰矜功不立

言徒有矜大好功之志而不為故功不立虛願不至不求不為而欲得之虛願也物不自

至此皆幸樂其名而無其實德者也是以堯有九

佐九官也舜有七友雄陶方回續牙伯陽東不訾秦

雄陶云云又見皇甫謐逸士傳不訾或云不識

不虛或云不空尸子無靈甫愚謂此類皆不可深

考或後人禹有五丞楚辭八師三后外湯有三輔

商書伊陟二相外有誼自古及今而能虛成名於

天下者無有是以君王無羞亟問亟猶不愧下學

學於是故成其道德而揚功名於後世者堯舜禹

湯周文王是也故曰無刑

元孟刑

同古書字通形下

民之力家語作刑

者刑之君也

無形謂削約

端者事之本也

正曰無形無端

夫上見其原下通

其流至聖

行人

人明學

明學學之明者言上

吉之有哉老子曰雖貴必以賤為本雖高必以下

為基是以侯王稱孤寡不穀是其賤之本與非夫

循言非邪曰疑非字當在數字上而夫音扶屬

下句與下文豈非下人而尊貴士歟夫堯云云同

一本作本職孤寡者人之困賤下位也而侯王以

自謂豈非下人以身而尊貴士與夫堯傳舜舜傳

禹周成王任周公旦而世世稱曰明主是以明乎

士之貴也宣王曰嗟乎君子焉可侮哉寡人自取

病耳

自取病謂

及今聞君子之言乃今聞細

人之行

細人王自稱

願請受為弟子

且顏先生與寡人遊食必太牢

牛羊豕具

出必乘

車妻子衣服麗都

皆美

顏觸辭去曰夫王生於山

制則破焉

制裁

非弗寶貴矣然大璞不完士生乎

鄙野推選則祿焉非不尊遂也

遂借

然而形神不

全觸願得歸晚食以當肉

晚言飢而食也其美比

字

安步以當車無罪以當貴清淨貞正以自虞

也

制言者王也

言謂盡忠直言者觸也言要道

已備矣願得賜歸安行反臣之邑屋則再拜

衍而

而辭去

補二

曰觸知足矣歸

補

反璞則終

身不辱

曰者獨既辭而又自言也上言大

云文意甚明添字謬

先生王斗

齊人

文樞鏡要作王

一本標

造門而欲見齊宣王宣

王使謁者延入

謁者掌賓贊

受事延引也

王斗曰斗趨見王為

好勢王趨見斗為好士於王何如使者復還報王

曰先生徐之

使待其至

使無趨至

寡人請從

也

宣王因

趨而迎之於門與入曰寡人奉先君之宗廟守社

稷聞先生直言正諫不諱王斗對曰王聞之過

聞斗生於亂世事亂君焉敢直言正諫宣王忿然

作色不說有間王斗曰昔先君桓公

此桓公雖非田氏之先斗

齊人也得稱為先

所好者

文樞鏡要有五字

一本標文

九合諸侯

一匡天下天子授

元作受

當作籍土地人民

也立為太伯二伯今王有四焉宣王說曰寡人愚

陋守齊國唯恐夫耘之傳失也春秋焉能有四焉

王斗曰先君好馬王亦好馬先君好狗王亦好狗

先君好酒王亦好酒先君好色王亦好色先君好

士而

元作是

本無是字

王不好士

馬以下說苑

先王好

以為淳于彪之言小異

宣王曰當今之世無士寡人何好王

斗曰世無騏驎馬耳

字書不說騏驎不載唯玉篇云馬黑脊亦不言良馬陸機

疏麒麟行中律呂則此馬以麒麟比也騏耳八駿之一

文爾雅

王之

補

馬已備矣世無東都俊

一作遠前有

盧氏之狗王之走狗已具矣世無毛嫱西施莊小

牆越王嬖妾四施越女吳王姬

王宮已充矣王亦不好士也何患

無士王曰寡人憂國愛民固願得士以治之王斗

曰王之憂國愛民不若王愛尺穀也

穀細縷也

紗齊三服官輕綃注今綉下章曳綺穀又章帝省齊米統方空穀知齊產善也說文穀細縷恐此注

誤王曰何謂也王斗曰王使人爲冠不使左右便

辟便順其所好而使工者何也爲能之也今王治

齊非左右便辟無使也臣故曰不如愛尺穀也宣

生謝曰寡人有罪國家於是舉士五人任官齊國

大治

虎謂王斗之義無所取出門求見自卑甚矣而徒以趨見於咫尺之間以爲高此孟子所謂不能三年而纒小功之察者也抑其陳道迂而

不功獨所謂學毅者可知耳繁不若魏牟之言之

慙而彪爲序舍牟而取斗爲牟之言出於斗也

目王斗造門求見徒以趨見於咫尺之間爲高也



論當矣其言王不好士不可謂不切也特桓公好  
狗馬酒色之說亦管仲不害霸之意此其所以爲  
辯士之言而非君子之正爾學數之言與觀年合  
又何不若之有戰國論說相類者甚多年豈果出  
於斗乎宣王喜文學辨說之士賜列第爲上  
大夫者七十六人不治而議論稷下學士至數百  
千人士未不盛也然寡衍導于魁之徒類皆詭誕  
無實不治而議所養非所用國何賴焉故顏厲勤  
以貴士王斗譏其不好士有以也然若斗與觸者  
亦未知其何如也有一孟子而不能用安用彼數  
百千人哉

齊人見田駢

齊處士

曰聞先生高議

謂曰

恐設爲不宦

設者虛假之辭而願爲役

爲駢使

田駢曰子何聞之對曰臣

聞之鄰人之女田駢曰何謂也對曰臣鄰人之女

設爲不嫁行年三十而有七子不嫁則不嫁然嫁

過畢矣

畢猶已言過於嫁已矣

今先生設爲不宦嘗養子鍾

管資同所資所養也昭三年注四豆為區自四以  
登至於金十則鍾又稟氏注四升為豆則鍾凡六  
斗也徒百人車從不官則然矣而富過畢矣田子

辭謝之

管燕

齊人

新序作燕相

無考

得罪齊王謂其左右曰子孰而

與我赴諸侯乎而辭左右默然莫對管燕連然流

涕連與連同

曰悲夫士何其易得而難用也田需

對曰士三食不得饜飽而君鵝鶩有餘食鶩舒下

宮糶羅紕

下宮後宮下列

曳綺穀綺文

而士不得

以為緣緣絲

且財者君之所輕死者士之所重君

不肯以所輕與士而責士以所重事君非士易得

而難用也

田需見魏策與公孫衍並相者豈

即此人歟說苑宗衛相齊罷歸召田饒

等問統對  
亦與此合

閔王

宣王子元年顯王四十六年當報王二年視史下移

十年大事記同

昭陽為楚伐魏覆軍殺將得八城

楚懷六年此元年

移兵而攻齊陳軫為齊王

衍使字史言軫為秦使齊齊問之為齊見陽

使見昭陽再拜賀戰勝起而問楚之法覆軍殺將

其官爵何也昭陽曰官為上柱國爵為上執珪陳

軫曰異貴於此者何也問此外復曰唯令尹耳機

也陳軫曰令尹貴矣主非置兩令尹也臣竊為公

譬可也楚有祠者祠春祭賜其舍人始皇紀注

史或云侍從賓客者高注祠祭賜其舍人主底內小近左右之通後遂以燕私屬官號

也

舍人相謂曰數人飲之不足一人飲之有餘

請畫地爲蛇先成者飲酒一人蛇先成引酒且飲

乃左手持卮右手畫蛇曰吾能爲之足未成一人

之蛇成奪其卮曰蛇固無足子安能爲之足遂飲

其酒爲蛇足者終亡其酒今君相楚而攻魏破軍

殺將得八城不弱兵言恃其強欲攻齊齊畏公甚公以

是爲名卮居元作居卮因下足字衍而足矣官之

上非可重也戰無不勝而不知止者身且死爵且

後歸言身死後爵歸於猶爲蛇足也昭陽以爲然

解軍而去楚記同虎謂此策雖其指爲齊亦持勝

秦攻趙趙令樓緩以五城求講於秦而與之伐齊齊

王恐因使人以十城求講於秦橫子恐因以上黨

二十四縣許秦王趙趙足趙人趙皆之齊謂齊王曰

王欲秦趙之解乎不如從合於趙趙必背秦背秦

則齊無患矣

齊將封田嬰於薛定封在此三年宣王二十年

別子非宣楚王懷聞之大怒將伐齊齊王有轍志

集韻輟公孫開曰封之成與不非在齊也又將在

楚聞說楚王令其欲封公也又甚於齊嬰子曰願

委之於子公孫開爲謂楚王曰魯宋事楚而齊不

事者齊大而魯宋小王獨利魯宋之小不惡齊太

何也夫齊之削地而封田嬰是其所以弱也願勿

止楚王曰善因不止

也。彪謂此說不可行也。嬰齊相

地耳。齊薛為一如穰侯。應侯之於秦也。何弱乎。其初哉。正曰。史齊襄王立而孟嘗君中立為諸侯。

王畏君與連和後卒諸子爭立齊魏共滅之。鮑謂分封不足以弱齊。未暗末流之害也。

靖郭君

田嬰。益。正曰。此據史文。索隱云。靖郭侯或將城。封邑號漢齊王舅父。駟鈞封靖郭侯。

薛客多以諫靖郭君謂謁者無為客通齊人有請

者曰臣請三言而已矣。益一言臣請烹。鑊。靖

郭君因見之客趨而進曰海大魚因反走君曰客

有於此。言此言外應復有。正曰。客曰鄙臣不敢以

死為戲君曰亡。亡無此也。同言。更言之對曰君不聞大

魚乎網不能止鉤不能牽蕩而失水。集韻蕩放也。言自放肆。

則螻蟻得意焉。螻蟻得意。枯一日蟹天。今夫齊亦君之

水也君長齊

雄長之長

奚以薛為夫齊雖隆薛之

城到於天猶之無益也

一本君長有齊姚氏

作無齊雖隆云云是蓋夫

君曰善乃輟城薛

靖郭君謂齊王曰五官之計

曲禮司徒司空馬司

事之凡也

注家謂此殷制非策所指按記曾

夫典事者高不可不曰聽也而數覽王曰說吾而

厭之

言汝既說我則不得自厭故以委之

王曰日說五官吾厭之通鑑云不可不日聽而數

權今與靖郭君以五官之計委之

靖郭君善齊貌辯

齊人引此按一本標云修文御覽

北堂書鈔同呂覽作劇齊貌辯之為人也多疵

也謂過失補曰此人蓋有奇門人弗說士尉齊以

節而不修細行者呂覽作詩門人弗說士尉齊以

証靖郭君也証謙靖郭君不聽士尉辭而去孟嘗君

嬰子文補曰孟子嘗邑名在薛又竊以諫竊猶靖

郭君大怒曰刻而類集韻刻剪也以類草破吾家

苟可慊齊貌辯者集韻慊吾無辭為之言有可滿

鮮家英破滅猶於是舍之上舍猶甲第此本

為之不辭也客所舍之名以此推之則代舍乃上等也令長子

御之集韻御侍也旦暮進食數年元作威威

王惠元依宣宣王立嬰之封薛在閔王初下言

與齊貌辯俱留無幾何齊貌辯辭而行請見圓宣

與齊貌辯俱留無幾何齊貌辯辭而行請見圓宣



王靖郭君曰王之不說嬰甚公往必得死焉齊貌  
辯曰固不求生也請必行靖郭君不能止齊貌辯  
行至齊國宣王聞之藏怒以待之齊貌辯見國宣  
王曰子玩子曰備靖郭君之所聽愛夫愛  
聽謂齊貌辯曰愛則有之聽則無有王之方為太  
子之時辯謂靖郭君曰太子相不仁過順承視謂  
豐頭過人豕多反規呂氏春秋過順承視謂  
順承不仁之人其說未詳劉辰翁云過順即俗所  
謂耳後見展豕視即若是者信反始信不若廢太  
子更立衛姬嬰兒郊師高注郊師衛靖郭君  
泣而曰不可吾不忍也若聽辯而為之必無今日  
之患也此為一至於薛昭陽請以數倍之地易薛

辯又曰必聽之靖郭君曰受薛於先王

封嬰於薛  
閔王也而

曰受於先王蓋宣王有指封之

四曰史以田嬰之

封在湣王三年從通監則在宣王二十二年按嬰

自威王時任職用事而文之言曰君用事相齊至

今三王矣三王者威宣閔也故大事記以嬰卒文

立附見於閔王元年此策曰受薛於先王先王之

廟在薛則是威王之世嬰已受封史亦不合索隱

引紀年梁惠後元十三年四月齊威王封田嬰於

薛十月齊城薛十四年薛子嬰來朝十五年齊威

王薨考之史梁惠王後元十三年在今封嬰前一

年不得為威王之世亦皆不合惟梁惠前十三年

則正當威王時疑此處有差互雖惡於後王吾獨

而嬰之封薛則實威王之世也

謂先王何言無以告且先王之廟在薛吾豈可以

先王之廟與楚乎又不肯聽辯此為二國宣王太

息長出動於顏色曰靖郭君之於寡人一至此乎

寡人少殊不知此客肯為寡人來靖郭君乎齊貌

寡人少殊不知此客肯為寡人來靖郭君乎齊貌

寡人少殊不知此客肯為寡人來靖郭君乎齊貌

寡人少殊不知此客肯為寡人來靖郭君乎齊貌

辯對曰敬諾靖郭君衣冠威王之衣冠舞其劍先時

所賜 舞對本作帶

闕宣王自迎靖郭君於剡望之而

泣靖郭君至因請相之靖郭君辭不得已而受之

七日謝病強辭

強猶固

不得三日而聽其辭王聽當是時

靖郭君可謂能自知人矣能自知人故人非之不

爲沮

集韻沮止也

此齊貌辯之所以外生

以生爲外物無所愛也

樂患趣難者也

彪謂知人之難貴於知其心齊人曰辯之爲人多疵論其迹也靖郭

君獨深善之不可奪知其心也士爲知己者死此辯所以不求生歟

條下

心迹之論未當說見章首

趣即趨

秦伐魏陳軫合三晉而東謂齊王曰古之王者之伐

也欲以正天下而立功名以爲後世也今齊楚燕

趙韓梁六國之遞甚也

遞言其更相伐

不足以立功名適

足以強秦而自弱也非山東之上計也能危山東

者強秦也不憂強秦而遞相罷弱

罷疲

而兩歸其

國於秦

兩彼我

此臣之所以爲山東之患天下爲秦

相割

以割肉喻其相伐

秦曾不出力

北山

何先生標大事記云力一作刀

天下爲秦相烹

烹也

秦曾不出薪

喻秦無所事

何秦之智

而山東之愚邪願大王之察也古之五帝三王五

霸之伐也伐不道者今秦之伐天下不然必欲反

之

反古

主必死辱

死於辱

民必死虜今韓梁之目未嘗

乾

戰死者多也

而齊民獨不也非齊親而韓梁䟽也齊

遠秦而韓梁近今齊將近矣今秦欲攻梁絳安邑

絳屬秦得絳安邑以東下河必表東河四補而東

攻齊舉齊屬之海舉言得南面而孤楚韓梁三國在秦

之南孤謂稱孤以臣之四北向而孤燕趙絕齊無

目諸國勢不得合故曰孤四北向而孤燕趙絕齊無

所出其計矣願王熟慮之今三晉已合矣復爲兄

弟約而出銳師以戍梁絳安邑此萬世之計也齊

非急以銳師合三晉必有後憂三晉合秦必不敢

攻梁必南攻楚楚秦搆難三晉怒齊不與已也必

東攻齊此臣之所謂齊必有大憂不如急以兵合

於三晉齊王敬諾果以兵合於三晉秦惠後七年

共攻秦此六年四曰按大事記顯王四十七年當  
秦惠後三年魏惠後十三年齊宣二十一年秦伐  
魏取曲沃平周解題軫說齊不知在何年以其說  
明切附見于此軫與張儀相惡去秦事楚而懷王

合六國伐秦距此四歲軫說或在此時未可知也  
愚嘗按趙策謂趙王章韓策或謂韓王章燕策或  
獻書燕王章皆勸三晉諸國合從其論秦之情與  
從國事勢曉暢深切如虎即禽魚比目引車同舟  
之譬說殊而義合如秦之欲伐韓梁東闕周室甚  
惟寐忘之如約山東皆以銳師戍韓梁如秦見三  
晉之堅必南伐楚其言皆合是一時之事一人  
之言也考之此策秦伐魏陳軫合三晉而東謂齊  
王其論山東之愚秦之智爲秦相割而秦不出力  
爲秦相烹而秦不出薪則亦三策之取譬也秦欲  
攻梁終安邑今三晉已合約出銳師以戍梁三晉  
合秦必南攻楚則亦三策所言之事也况策無說  
楚魏之辭而說四國者皆有成梁之約攻楚之料  
於是竊信其並爲陳軫之言無疑也楚懷王受張  
儀商於之欺軫諫不聽諫攻秦又不聽其後懷王  
入秦屈平昭睢諫而軫無言意其必已去楚矣今  
言楚王入秦正誘會武關之時而軫力爲魏說諸  
侯是時固在魏也軫善楚者約從獨遺楚又勸三  
晉之移禍於楚豈略不爲楚計哉蓋其知楚謀之  
不可爲入秦之不可止而諸國之擯秦非特爲魏  
所以爲楚所謂陽擠而陰助之者歟蘇氏兄弟稱  
說多浮辭數策非軫不能大事記既著軫說附於

顯王四十七年於韓策謂論秦最得其情因其言  
梁綽安邑附見於報王二十九年魏獻安邑之後  
皆不能的指其時今微以楚王入秦一言當在報  
王十六年蓋秦取曲沃平周距五國伐秦前四年  
慎觀王三年五國合從實懷王爲長蘇秦之約而  
無與於軫也懷王入秦次年田文合韓魏伐秦猶  
能成一戰之功未必不因軫之說也反覆參合可  
決其爲軫矣獨燕策言秦伐韓而中山亡此事據  
史乃中山未亡四年前且年表滅中山在主義  
死後而先出家先一年大事記取世家史遷所紀國  
不能無失趙武靈王十九年初胡服二十年二十  
一年二十三年二十五年連歲攻中山畧地得城  
邑二十六復攻中山攘地北至燕代西至雲中  
九原二十七年傳國子何稱主父欲畧胡地襲成  
陽遂詐入秦是後已不言攻中山矣惠文三年乃  
書滅中山遷其王于膚施意者攘地之時中山已  
定而未廢其君後四年始遷其君如西周既滅次  
年遷其君于囂孤之類通鑑綱目武靈二十五年  
書中山君奔齊而魏策云齊魏伐楚而趙亡中山  
政是年事則是其國已亡特其君未得後乃得之  
燕策所謂中山亡非舛也故愚並著  
其說以俟知者考焉中山餘見燕策

韓齊爲與國張儀以秦魏伐韓

儀復相時補曰伐韓下有缺文必著韓之

請救以下文許韓使者知之

齊王曰韓吾與國也秦伐之吾將

救之田臣思曰王之謀過矣不如聽之子噲王與

子之國相之燕百姓不戴諸侯弗與秦伐韓楚趙必

救之是天下無大事記從之以燕賜我也我我

王曰善乃許韓使者而還作遣是一本之韓自以得

交於齊遂與秦戰楚趙果遽起兵而救韓齊因起

兵攻燕三十日而舉燕國燕會七年此十年

舉之者大事記改三爲五按史田齊世家桓

公五年秦魏攻韓韓求救於齊桓公召大臣而謀

於魏田臣思曰秦魏攻韓楚趙救之是天以燕與

年魏圍邯鄲趙求救於齊威王召大臣而謀驩忌



曰不如勿救段干朋曰不救則不義且不利云云  
不如南攻襄陵以弊魏邯鄲之難章威王作田侯段干  
其計敗魏桂陵策邯鄲之難章威王作田侯段干  
朋作綸餘畧同○宣王二年魏伐趙當作韓說  
見前趙與韓親共擊魏趙不利戰于南梁韓請救  
於齊宣王召大臣而謀駟忌子曰不如勿救田忌  
曰不如早救之孫子曰云云宣王曰善起兵擊之  
敗之馬陵策南梁之難韓請救於齊田侯皆畧同○  
謀張丐曰不如早救田臣思曰云云餘皆畧同○  
史凡三節與策二章互有同異邯鄲之難與威王  
條合南梁之難與宣王條合但史為張丐田臣思  
策為駟忌孫子唯桓公取桑丘與威王伐魏宣王  
伐燕相亂按威王二十一年鄒忌始相上距桓公  
取桑丘之歲二十餘年忌豈得已為大臣史誤以  
邯鄲一章勦入之明矣田臣思即田忌宣王二年  
戰馬陵後出奔至二十九年之噲之役凡二十七  
年不應復見使忌果在齊則王安得棄之而將章  
子策或誤載其名也且桓公時秦魏伐韓楚趙救  
之齊不救因而舉燕何其事之脗合如此是必可疑  
齊之桓公時秦魏攻韓事無見年表魏韓趙伐齊  
考之桓公時秦魏攻桑丘意者齊取桑丘而韓魏趙  
至桑丘齊伐燕取桑丘意者齊取桑丘而韓魏趙

伐之韓且與趙魏攻齊則與求救於齊之文矣且  
田臣思之辭曰是天以燕與齊而僅為取桑丘乎  
是史亦誤以宣王伐燕章附之桓公也故大事記  
書韓魏趙伐田齊至桑丘而不書齊取桑丘於宣  
王伐燕則引策之文謂秦伐韓楚趙救韓即岸門  
之戰而齊之取燕雖因之會之亂亦由諸侯連兵  
不解無與競者也故愚具列史策所載而著大事  
記之說俾賢者得以考正焉正義云桑丘在易州  
遂城縣東

張儀為秦連橫

儀傳連橫在鄆袖出儀後說楚說韓

秦十四年此十三

年 **說** 補 當有說字

此處 齊王曰天下強

國無過齊者大臣父兄殷衆富樂無過齊者然而

為大王計者皆為一時說而不顧萬世之利從人

說大王者必謂齊西有強趙南有韓魏負海之國

也地廣人衆兵強士勇雖有百秦將無奈我何大

王覽其說而不察其至實夫從人朋黨比周此周

相注也與論語意異 **曰**猶傳言相與比周莫不以從為可臣聞之齊

與魯三戰而魯三勝國以危亡隨其後會戰勝齊

時魯故在有七形耳 **正曰**此取譬之說雖有勝名猶孟子言鄒人與楚人戰與下文不同

而有亡之實是何故也齊大而魯小今趙之與秦

也猶齊之於魯也秦趙戰於河漳之上史不書說

上黨長子鹿谷山東入清漳清漳出南郡再戰而再勝說

**曰**誤當以秦戰於番吾之下不書蘇秦傳注再

戰而再勝秦四戰之後趙亡卒數十萬耶鄆僅存

雖有勝秦之名而國破矣是何故也秦強而趙弱

也今秦楚嫁子取婦為昆弟之國儀說懷王韓獻

宜陽魏效河外趙入朝

鼂池

屬弘農

鼂池縣

水經注穀

水出嶺東馬頭山穀陽谷東北流歷鼂池川漢

景帝因鼂池之地以目縣鼂池盡弼充二反害

河間以事秦

據此則說趙

大王不事秦

秦驅韓魏

攻齊之南地悉趙涉河關

悉起其兵

河關屬金

日

河之關

指博關

蘇秦傳注齊威六年晉伐齊至博

亦通

山有博亦近齊也

博關是博關

後語注云今兗州臨菑即

墨

屬膠東國

非王之有也

國一日被攻雖欲

事秦不可得也是故願大王熟計之齊王曰齊僻

陋隱居託於東海之上未嘗聞社稷之長利今大

客

禮大行人掌

幸而教之請奉社稷以事秦獻魚

鹽之地三百於秦

三百里也

補曰一本有

字○爲秦之爲去聲

張儀事秦惠王惠王死武王立左右惡張儀曰儀事

先王不忠言未已齊讓又至

儀嘗曰儀之所甚憎無大齊王則儀齊所

惡也而秦任之張儀

一本此

謂武王曰儀有

愚計願效之王王曰柰何曰爲社稷計者東方有

大變

言有

然後王可以多割地

割諸

全齊王甚憎

衍張

張儀儀之所在必舉兵伐之故儀願乞不肖

身而之梁齊必舉兵伐之齊梁之兵連於城下

不能相去王以其間伐韓入三川出兵函谷而

無伐以臨周祭器必出

周有先周宗社禮器諸侯所不備今必出以賂秦

挾天子按圖籍此王業也王曰善乃具革車三十

乘納之梁齊果舉兵伐之梁王大恐

後語張

儀曰王勿患請令罷齊兵乃使其舍人馮喜之楚  
藉使之齊齊楚之事已畢轉使因謂齊王王其甚憎  
張儀雖然厚矣王之託儀於秦王也齊王曰寡人  
甚憎張儀儀之所在必舉兵伐之何以託儀也對  
曰是乃王之託儀也儀之出秦因與秦王約曰爲  
王計者東方有大變然後王可以多割地齊王甚  
憎儀儀之所在必舉兵伐之故儀願乞不肖之身  
而之梁齊必舉兵伐梁梁齊之兵連於城下不能  
去王以其間伐韓入三川出兵函谷而無伐以臨  
周祭器必出挾天子按圖籍是王業也秦王以爲  
然與革車三十乘而納儀於梁而果伐之是王內

自罷疲音勞 師故

而伐與國廣鄰敵以自臨而信儀於

秦王也此臣之所謂託儀也王曰善乃止

儀傳有慮謂此

計之必售策之必行者也儀之所謀於時有妾婦

之所羞市人之所不為者若譽南后以取金欺商

於以賣楚皆可鄙也惟此為文無害儀亦明年死

矣宜其言之善歟補曰大事記秦惠王死公孫衍

欲窮張儀見秦策儀之逐其行之力歟補曰鮑謂

將死言善爾反覆詭詐之術死猶未已向善之可

犀首以梁與齊戰於承匡

本宋地見陳留襄邑注

匡襄牛之地宋襄公所築故曰襄陵而不勝張儀謂梁王

故宋之承

臣言以危國梁王因相儀

魏九年此十四年儀以秦

梁之齊合橫親謂犀首欲敗其謂衛君

曰時儀行非有怨於儀值所以為國者不同耳

當也君必解衍解說衍於儀衛君為告儀儀許諾因

與之參坐於衛君之前三人合坐犀首跪行為儀千秋

之祝明日張子行犀首送之至於齊疆齊王聞之

怒於儀曰衍也吾讎衍嘗與而儀與之俱是必與

儀本與衍鬻吾國矣遂不聽夷謂此一動蓋為幾

之疎也故其智暗於秦其辨屈於軫而不悟是以知儀

衍也義之為如字

楚王死懷王太子在齊質楚二十九年使太子質於齊

十年懷王入秦秦留之明年頃襄王按史楚三

王立立三年懷王乃死與此較蘇子元作秦下

至是二十年矣此非代則秦謂薛公田曰君何不

留楚太子以市其下東國楚策云與我東地蓋楚



高而薛公曰不可我留太子郢中立王然則是我

抱空質而行不義於天下也蘇曰秦曰不然郢中

立王君因謂其新王曰與我下東國吾為王殺太

子不然吾將與三國共立之齊嘗與秦韓魏敗然楚三國謂此重立然

則下東國必可得也蘇曰秦之事此著書者知說可以請

行可以令楚王並新王亟入下東國可以益割於楚

可以忠太子而使楚益入地可以為楚王走太子

可以忠太子使之亟去可以惡蘇曰秦於薛公可

以為蘇曰秦請封於楚可以使人說薛公以善蘇

子可以使蘇子此三字因舊自解於薛公蘇曰秦謂薛

公曰臣聞謀泄者事無功計不決者名不成今君

留楚

補

太子者以市下東國也非亟得下東國者

則楚之計變變則是君抱空質而負名於天下也

負荷不義之名

薛公曰善爲之柰何對曰臣請爲君之楚

使亟入下東國之地楚得成

得猶與也齊求地而楚與之爲得成則

君無敗矣薛公曰善因遣之故曰可以請行也

此

字元作汪字此類亦著書者叙說

謂楚王

以爲懷王則上言已死以爲項襄則項襄即太子也以爲新二王則項襄外無他王

未詳曰齊欲奉太子而立之臣觀薛公之留太子者

以市下東國也今王不亟入下東國則太子且倍

王之割

倍多於前而使齊奉已楚王曰謹受命因獻下

東國故曰可以使楚亟入地也謂薛公曰楚之勢

可多割也薛公曰柰何請告太子其故謂告蘇子

楚獻地使太子謁之君君薛公也使太子以忠太

子使楚王聞之可以益入地故曰可以益割於楚

謂太子曰齊奉太子而立之楚王請割地以留太

子齊少其地太子何不倍楚之割地而資齊齊必

奉太子太子曰善倍楚之割而延齊延長行也故

楚王聞之恐益割地而獻之尚恐事不成故曰可

以使楚益入地也謂楚王曰齊之所以多割地者

挾太子也今已得地而求不止者以太子權王也

權者輕重所在故臣能去太子使人太子去齊無辭必不

倍於王也諺王因馳強齊而為交馳齊齊之

必聽王然則是王去讎而得齊交也楚王大說曰

請以國因因蘇子故曰可以為楚王使太子亟去

也謂太子曰夫割楚者王也割斷齊也猶制備曰

制字正義以空名市者太子也齊未必信太子之

言也而楚功見矣功謂楚交成太子必危矣太子

其圖之太子曰謹受命乃約車而暮去故曰可以

使太子急去也蘇子秦使人請薛公曰夫勸留太

子者蘇子秦也蘇子秦非誠以為君也且以便楚

也太子去楚蘇子秦恐君之知之故多割楚以滅

跡也楚之跡使今勸太子補者又蘇子

秦也而君弗知也臣竊為君疑之薛公大怒於蘇

**子**秦故曰可以使人惡**蘇子**秦於薛公也又使人

謂楚王曰夫使薛公留太子者**蘇子**秦也奉王而

代立楚太子者代太子立為王又**蘇子**秦也割地因約者

因為之約齊補又**蘇子**秦也忠王而走太子者又

一本固約**蘇子**秦也今人惡**蘇子**秦於薛公之以其為齊薄

而為楚厚也願王之知之楚王曰謹受命因封**蘇**

**子**秦為武貞君封以美名非邑故曰可以為蘇子

秦請封於楚也又使景鯉請薛公曰君之所以重

於天下者以能得天下之士而有齊權也今**蘇子**

秦天下之辯士也世與少有者少君因謂曰

固不善**蘇子**秦則是圍塞天下士而不利說途也劉作

夫不善君者且奉蘇子秦而於君之事殆矣於猶與

今蘇子秦善於楚王而君不蚤親則是與楚為讎

也此亦非薛公之恐楚王立未能自定安能難齊也哉故慮於楚策謂蘇子以此策干薛公不見用世猶載其語也

薛公不用世猶載其語亦臆度之辭故

君不如因而親之貴而重之是君有楚也薛公因

善蘇子秦故曰可以為蘇子秦說薛公以善蘇子

秦按此則懷王死楚立新王太子卒不得立而項

補曰史稱懷王入秦而項襄立策獨以為懷王死

而項襄立前後屢見竊以事勢言之楚人知懷王

之必不歸而秦要之以割地故立王以絕君而喪

謂當時以詐赴之策猶仍之爾特所謂新王及太

子不可曉然以逐節考之皆有事實又非飾說也

或者太子未返之時郢中立王和姑缺

所疑○為之為交為武為讎之為如字

齊王夫人死有七孺子者皆近言其親幸薛公欲知王所

欲立乃獻七珥珥也所以克耳美其一明日視美珥所在

勸王立為夫人補曰真楚策謂昭魚云云

孟嘗君將入秦傳言秦昭王聞其止者千數而弗聽

蘇代秦元作秦今秦補曰字誤且作代欲止之孟嘗

君曰人事者吾已盡知之矣吾所未聞者獨鬼事

耳蘇代秦曰臣之來也固不敢言人事也固且以

鬼事見君孟嘗君見之謂孟嘗君曰今臣來過於

淄上淄水出太有土偶人偶相人也此土為之

與桃梗集韻梗畧也荒也此蓋枯木海外經東海

間東北曰鬼門萬鬼所由往來上有二神人曰神茶驚墨主治害鬼故使世人刻桃畫其首正燕置

門上碎鬼正曰梗枝梗也趙策蘇秦說李兌作土

梗木梗謂木梗曰汝非木之根則木之枝是枝根

皆可言梗此謂刻桃木為人偶也史及說苑作土偶

人木偶人索隱謂以土偶比涇陽君木偶比孟嘗

君時秦昭王使涇陽君為贊以相與語挑梗謂土

求孟嘗○高誘注茶一本作余相與語挑梗謂土

偶人曰子西岸之土也挺子以為人挺枝也挺於

他暴反有也藝文至歲八月降雨下降大雨自上

類聚及晁本作挺下也異於飄

洒溜水至則汝殘矣殘敗也土偶曰不然善西岸之

土也土則復西岸耳今子東國之桃梗也刻削子

以為人降雨下溜水至流子而去則子漂漂者將

如何耳如往也不知其所在今秦四塞之國譬如

虎口而君入之則臣不知君所出矣孟嘗君乃止

傳有謂曰此時不行其入秦蓋在後



孟嘗君在薛史言文代立薛時末相也補曰代立

荆人攻之淳于髡為齊使於荆還反過薛孟嘗君

補補曰姚云令人體貌容有體也而郊迎之謂淳于髡

曰荆人攻薛夫子弗憂交無以復侍矣言且淳于

髡曰敬聞命至於齊畢報以使事悉王曰何見於

荆對曰荆甚固言其不通而薛亦不量其力王曰何謂

也對曰薛不量其力而為先王之清廟詩注祭有清德之宮

曰曰按本文有清荆固而攻之清廟必危故曰薛

不量力而荆亦甚固齊王和其顏色曰嘻集韻曰

徐云痛而呼之言也和其顏色聽其先君之廟在

焉疾與兵救之顛蹶之請此著書者詞也言善說者不勞而功顛倒蹶僵

也言其請望拜之言望而拜之雖得則薄矣言他

謂雖有得不善說者陳其勢言其方方大人之急

也言應之厚若自在隘窘之中也豈用強力哉

孟嘗君奉夏侯章齊人以四馬百人之食言饗

遇之甚歡夏侯章每言不嘗不毀之也或以告孟

嘗君子嘗君曰文有以事夏侯公矣勿言言事之

我董之繫菁齊人以問夏侯公夏侯公曰孟嘗君重

非諸侯也而奉我四馬百人之食我無分寸之功

而得此然吾毀之以爲之也君所以得爲長者賢

容之補高祖曰以吾毀之也一本以吾毀之

爲其母不長者以吾毀之也若也者字恐是長者

字下脫吾以身爲孟嘗君豈得持持持元作持持姚云劉

也哉是持者待之  
詛得者待之詛  
術言也  
慮謂君子所以報知我者  
亦多術矣豈必毀之而後  
為焉之哉此其說有似侯  
贏而不及贏非正議也

孟嘗君讌坐

讌合語也  
即燕

謂三先生曰願聞先生有

以補文闕者也

補曰高集先生長  
老先已以生者也

一人曰嘗天下

之主

嘗不稱意也言孟嘗  
有不得意於諸侯

有侵君者

侵凌

臣請以

臣之血滿其衽

衽同集  
韻水敷也

田瞽曰車軼之所能至

軼轍

請掩足下之短

字衍者

者

補曰疑當

誦足下之

長千乘之君萬乘之相其欲有君也

有言欲如使

而弗及也

若有使之  
如恐弗及

元作勝

勝

元作臂字書無

之亦可作股齊

人股月

秋傳鄭游股或作臂

曰臣願以足下之府庫

財物收天下之士能為君決疑應卒

願粹若魏文

侯之有田子方段干木也二人師友此臣之所為君

取矣

求以此為孟嘗所取  
目為孟嘗取此人也

正

孟嘗君舍人有與君之夫人相愛者

夫人姬媵之過  
稱非其配也與

下十或以問孟嘗君曰為君舍人而內與夫人相

愛者亦甚不義矣君其殺之君曰睹貌而相說者

人之情也其錯之錯措勿言也居暮年君召愛夫

人者而謂之曰子與文游久矣大官未可得小官

公又弗欲衛君

嗣

與文布衣交

言交於請具車馬  
未貴時

皮幣

皮羔狐之屬宗伯孤執皮帛  
孤皮無據禮注皮帛者束帛而表以虎豹皮

為飾宗伯之制恐難引以願君以此從衛君游舍  
言此高注皮鹿皮幣束帛

**人** 補三 遊於衛甚重齊衛之交惡衛君甚欲約天

下之兵以攻齊是人謂君曰孟嘗君不知臣不肖

以臣欺君欺者已不肖而且臣聞齊衛先君刑馬

壓羊殺馬馭其血又壓羊殺之以盟使盟曰齊衛

後世無相攻伐有相攻伐者令其命如此今君約

天下之兵以攻齊是足下背先君盟約而欺孟嘗

君也願君勿以齊為心君聽臣則可不聽臣若臣

不肖也言或以此人為不肖輒以頸血湔足下衿

也衿衛君乃止齊人聞之曰孟嘗君可語言可與

姚云語劉作謂善為事矣轉禍為功彪謂周襄禮

孟嘗者為能愛士愛則愛矣然非禮之愛也以若

舍人者為能強爭強則強矣然亦非義之強也補

目事亦可醜而論者以為  
美談邪表盜從史事類此

孟嘗君有舍人而弗說欲逐之魯連

齊人仲連謂孟嘗君

曰猿獼猴錯木

言自置木上

錯舍置也

據水則不

若魚鼈據猶處下

若魚鼈

據猶處下

處

姚本無或上據字

歷險

乘危則騏驥不如狐狸曹沫

字

之奮三尺之劍

一軍不能當

魯記莊公與齊桓公會柯沫使曹沫

執已首劫桓公歸魯侵地

釋其三尺之劍而操鈇鑿與農人居壟畝之中

埒

銚七遙反與

與

與

與

則不若農夫故物

舍其所長之其所短

於

猶堯亦有所不及矣今使

人而不能則謂之不肖教人而不能則謂之拙拙

則罷之不肖則棄之使人有棄逐不相與處

此士見棄逐而來害相報者棄逐者必之他國自

逐之怨豈非世之立教首也哉言後人視孟嘗君曰

善乃弗逐處謂仲連立言

孟嘗君出行國按行之行兼相他國至楚獻象床象

為郢之登徒楚官也好色賦登徒子注以為姓非

床屈平為左徒考烈王以左徒為

令尹鮑見此故以登徒為官名未見直使送之當不欲行見孟嘗君門人公孫戊音恤臣郢

之登徒也直送象床象床之直千金傷此若髮漂

漂飄同言其細若絲髮賣妻子不足償之足下能

使僕無行先人有寶劍願得獻之公孫戊補曰諾

入見孟嘗君曰君豈受楚象床哉孟嘗君曰然公

孫戊曰臣願君勿受孟嘗君曰何哉公孫戊曰小

國

五國蓋首句作出行五國也

所以皆致相印

於君者聞君於齊能振達貧窮有存亡繼絕之義

小國英傑之士

才出萬人曰傑皆以國事累君

累猶譏諷

之以事所以累之

說君之義慕君之廉也今君到楚而受

象床所未至之國將何以待君臣成願君勿受孟

嘗君曰諾公孫成趨而去未出至中閭

特立之戶上圖下方

君召而返之曰子教文無受象床甚善今何舉足

之高志之揚也公孫成曰臣有大喜三重之寶紉

一重言三喜外復有此

孟嘗君曰何謂也公孫成曰門下百

數莫敢入諫臣獨入諫臣一喜諫而得聽臣二喜

諫而止君之過臣三喜輸象床輸亦送也郢之登徒不



欲行許成以先人之寶劍孟嘗君曰善受之乎公  
孫戍曰未敢曰急受之因書門版曰有能揚文之  
名止文之過私得寶於外者疾入諫彪謂孟嘗君  
於是能立德  
矣吾知欲止吾過而已彼得寶於我庸何傷且諫  
者士之所難因得寶而摧折之後孰敢以過聞乎

哉吾

齊人有馮煖

史作驪並泥表反  
煖即諛故諛或作喧

者貧乏不能自

存使人屬孟嘗君

屬囑

願寄食門下

孟嘗君曰客

何好曰客無好也曰客何能曰客無能也孟嘗君

笑而受之曰諾左右以君賤之也食以草具

草不  
精也

具饌具○  
傳惡草具注去肴肉云云

居有頃倚柱彈其劍

把也欲與

補曰以下文例

歌曰長鋏歸來乎

俱去

音義缺從食無魚左右以告孟嘗君曰食之比門

下之客中客食魚下客食菜○一本比門下之魚

客居有頃復彈其鈇歌曰長鈇歸來乎出無車左

右皆笑之以告孟嘗君曰爲之駕比門下之車客

乘東於是乘其車揭其劍也擔也過其友曰孟

嘗君愛我符我後有頃復彈其劍鈇歌曰長鈇歸

來乎無以爲家家叶工乎反左右皆惡之以爲

貪而不知足孟嘗君問馮公有親乎對曰有老母

孟嘗君使人給其食用無使乏於是馮煖不復歌

後孟嘗君出記記疏問門下諸客誰習計會計會

合也正曰會古外反周禮司會注大計也小能爲

宰要會計最之薄書月計曰要歲計曰會計能爲

文收責於薛者乎

責債同集韻通財也

馮煖署曰能

署書孟

嘗君怪之曰此誰也左右曰乃歌夫長劍歸來者

也孟嘗君笑曰客果有能也

言果則孟嘗固意其能也

吾負之

未嘗見也請而見之謝曰文倦於是

是謂國事

事蓋因音而訛說閔王章則是作則事亦此類

憤於憂

憤貴同憤亂也以憂思昏亂也

而

性惇愚

惇當作惇集韻弱也

沉於國家之事開罪於先生

罪得

於煖自我啓之

沉沒溺也下沉於義同

先生不羞乃有意欲為收

責於薛乎馮煖曰願之於是約車治裝載券契而

行之

券亦契契別書辭以刀判其旁

辭曰責畢收以何市而反孟嘗

君曰視吾家所寡有者驅而之薛使吏召諸民當

償者悉來合券券徧合赴

凡券取者與者各收一責則合驗之徧合矣乃

來聽命補曰

一本赴作起則起屬下

矯命注

文謂作起而矯命也合讀起句亦通

也託言孟嘗之命

以責賜諸民因燒其券民稱萬歲祝孟嘗也

嘗之命

以責賜諸民因燒其券民稱萬歲祝孟嘗也

長驅到齊

行不留也

晨而求見孟嘗君怪其疾也衣冠

而見之曰責畢收乎來何疾也曰收畢矣以何市

而反孟嘗問也

馮煖曰君云視吾家所寡有者臣竊計

君宮中積珍寶狗馬實外廐美人充下陳陳猶君

家所寡有者以義耳竊以爲君市義孟嘗君曰市

義奈何曰今君有區區之薛不拊愛子其民拊猶

猶摩

也因而賈利之臣竊矯君命以責賜諸民因燒其

券民稱萬歲乃臣所以爲君市義也孟嘗君乃

一本說曰諾先生休矣

休息

後暮年齊王謂孟嘗

君曰寡人不敢以先王之臣爲臣

補曰此遣其就國而爲之辭猶

漢世所謂列侯亦無由教訓其民

孟嘗君就國於薛未至百里民

扶老攜幼迎君道中

元作正

正日

補曰

一本孟子嘗

君顧謂馮煖先生所爲文市義者乃今日見之馮

煖曰狡兔有三窟

元作

補曰

姚云

得免其死耳今

有一窟未得高枕而卧也請爲君復鑿三窟

君予車五十乘金五百斤西游於梁謂

元作惠

王

昭

文奔魏在昭王時此固

曰齊放其大臣

孟嘗君

此非當時所於諸侯諸侯先迎之者富而

兵強於是梁主虛上位以故相爲上將軍

補曰徙

上將軍而虛相

遣使者黃金千斤車百乘往聘孟

位以待孟嘗也

嘗君馮煖先驅誠孟嘗君曰千金重幣也百乘顯

使也齊其聞之矣梁使三反孟嘗君固辭不往也

齊王聞之君臣恐懼遣太傅本周官此齊大臣也齎黃金千

斤文車二駟文彩也服劍一王所自佩者封書一本書下

無一字則上謝孟嘗君曰寡人不祥被於宗廟之

崇沉於謠諛之臣開罪於君寡人不足為也願君

顧先王之宗廟姑反國統萬人乎集韻統攝理也馮煖誠

孟嘗君曰願請先王之祭器立宗廟於薛前自靖郭君時

既立廟矣今又請立則廟成還報孟嘗君曰三窟

已就君姑高枕為樂矣孟嘗君為相數十年無纖

介之禍者介獨也獨則不衆故為微細之馮煖之

計也

孟嘗傳有處謂能者客之人孰不能客無能者孟嘗於是為不可幾也

為之營窟則亦聲利之客耳

嗟乎氣俗之移人莫覺悟也以煖之賢而不能自擢於衆況不賢者乎

言無能非真無能也

孟嘗蓋已知之故聞其署則

日客果有能也魏子予栗馮公焚券孟嘗卒蒙其力百乘之家不畜聚斂之臣豈廷也哉○食以食

之食者嗣為君為文足為之為去聲

孟嘗君逐於齊而復反

此三十年孟嘗奔薛此言復反傳言王召之因謝病老於

薛與此駁

譚拾子

齊人迎之於境謂孟嘗曰君得

無有所怨於齊士大夫孟嘗君曰有君滿意殺之

乎拾子借以殺之為愜手

孟嘗君曰然譚拾子曰事有必至

理有固然君知之乎孟嘗君曰不知譚拾子曰事

之必至者死也理之固然者富貴則就之貧賤則

去之此事之必至理之固然者請以市諭市朝則

滿夕則虛非朝愛市而夕憎之也求存故往所求者存

趨之亡故去願君勿怨字嘗君乃取所怨五百牒

牒札也書所怨人削去之不敢以為言馮驩傳零同以此策及驩傳考之蓋

謝病也反而後

蘇元作秦史秦字謀自燕之齊此三十六年見

於章華本作華章南門史作東門注齊都賦小

也備曰括地志齊城東齊王曰喜集韻有所多大

子之來也秦使魏冉致帝致帝號子以為何如對

曰王之問臣也卒而與粹而患之所從往備曰一

是者微患在後故言從往與從今不聽是恨秦也



違秦秦聽之是恨天下也不如聽之以為元作卒

秦卒成秦之軌勿庸稱也庸用也以為天下秦稱之

天下聽之王亦稱之先後之事帝名為無傷也維

有先後無秦稱之而天下不聽王因勿稱行其

於以收天下此大資也齊記三十六年有彪謂此

忠蘇張之巨擘也受帝號以順秦而不稱以收天下無非詐謀耳

蘇元作秦謂齊王曰齊秦以為兩帝王蘇子

以天下為尊秦乎且尊齊乎王曰尊秦釋帝蘇子

則天下愛齊乎且愛秦乎王曰愛齊而憎秦兩帝

立辭亦問約伐趙孰與伐宋之利也補

五字曰不如伐宋六字對曰夫約然然其伐宋之

夫約鈞然言齊秦俱相約如此一本無然字愚恐約鈞字訛無然字而以約與連下文讀爲是與

秦爲帝而天下獨尊秦而輕齊齊釋帝則天下愛

齊而憎秦伐趙不如伐宋之利故臣願王明釋帝

以就天下倍約儋秦倍皆同儋濱同集韻棄也

此勿使爭重而王以其間舉宋夫有宋則衛之陽

城危汝南潁川皆有有淮北淮水之北

相柏淮出南陽平氏縣胎楚之東國危

有濟西注西則趙之河東危趙河之東有陰

平陸陰屬南陽則梁門不啓大梁故釋帝

而貳之以伐宋之事貳不與秦合也秦則國重而

名尊燕楚以刑服刑猶威也言畏威而天下不敢

服刑猶威也言畏威而天下不敢

不聽此湯武之舉也敬秦以爲名非實而後使天

下憎之此所謂以卑易尊者也願王之孰慮之也

齊記與上爲一章今詳上章猶欲聽秦此章決欲償之非一日之談爲二章可也

蘇元作

秦元作

云一本無此二字

說見後姚

說齊閔王曰臣聞

用兵而喜先天下者憂爲天先約結而喜主怨者孤

爲約以結與國而伐人人必怨之又爲之主衆所不與也故孤夫後起者藉也藉

有所資也而遠怨者時也雖得其時也人怨之則是以

聖人從事必藉於權權者事之宜重之所在也而

務興於時夫權藉者萬物之率也率帥同而時勢

者百事之長也故無權藉倍時勢倍背而能事成

者寡矣今雖干將莫邪博物志干將陽龍文莫邪陰漫理此二劍吳王使于

將作干將越人莫非得人力則不能割劇矣劇利

和其妻亦善作劍非得人力則不能割劇矣傷也

又箭利金不得弦機之利則不能遠殺矣矢非不

銛集韻也而劍非不利也何則權藉不在焉何以知

其然也昔者趙氏襲衛車舍人主車者不休傳傳驛

言其急衛國城割平言城中割地也衛八門土而二門

隋奏許規反此亡國之形也衛君跣行告遼於魏

遼愬魏王魏王挑趙索戰邯鄲之中騫騫亂河山之

底劍底磁同間亂衛得是藉也亦收餘甲而北面殘剛平隋中

牟之郭中牟屬河南趙獻侯自耿徙此趙記注詳

云中牟趙邑在相州蕩陰衛非強於趙也譬之衛

縣西有牟山邑在山側

矢而魏弦機也藉力魏而有河東之地趙敬侯四年築剛平

以侵衛五年齊魏為衛毀我剛平趙氏懼楚人救趙而伐魏戰於

州西州屬河內出梁門軍舍林中魏記注宛有林鄉馬飲於大

河趙得是藉也亦襲魏之河北屬河東燒棘補元作

同敬侯六年借兵楚取魏棘蒲不注宣二年注大棘在陳留襄邑南蒲蒲坂也謂此正義

云今趙州平棘溝補史趙世家作蒲隊黃城八年按魏黃城陳留外黃

是正義云括地志故黃城在魏州冠氏縣南十里因黃溝為名按陳留外黃城非隋所別也大

事記從上說當考故剛平之殘也中牟之墮也黃城之隊

也棘補溝之燒也此皆非趙魏之欲也然二國勸

行之者何也衛明於時權之藉也今世之為國者

不然矣兵弱而好敵強國罷而好衆怨罷疲同音下同樂與

衆爲怨

事敗而好鞠之

鞠窮也言遂軌

兵弱而憎下人

衍也字也

姚云曾

地狹而好敵大事敗而好長詐

長益行

此六者而求霸則遠矣臣聞善爲國者順民之意

而料兵之能然後從於天下

從謂後之

故約不爲人主

怨伐不爲人挫強

不以兵爲人挫強敵

如此則兵不費權不

輕地可廣欲可成也昔者齊之與韓魏伐

衍秦字秦

楚也

齊閔王

十一年

楚懷王

二十六年

齊與韓

魏

六年合韓魏以伐秦秦昭王九年也

戰非甚疾也分地又非多韓魏

也

言得地

然而天下獨歸咎於齊者何也以其爲

韓魏主怨也

是楚懷王

二十六年

此二

且天下徧用

兵矣齊燕戰而趙氏兼中山秦楚戰韓魏不休而

宋越專用其兵誅此十國者皆以相敵為意而獨

舉心於齊者何也約而好主怨伐而好挫強也且

夫強大之禍常以王人為意也倣為王夫弱小之殃

常以謀人為利也謂謀人以致殃是以大國危小

國滅也大國之計莫若後起而重伐不義不義雖可伐亦

不可輕正曰主於後起藉夫後起之藉與多而兵

權不以伐不義為意也謂以伐不義為意也適元作適

勁元作事是元作事以眾強敵元作適適補

則利必附矣大國行此則名號不攘而至攘猶取

王不為而立矣小國之情莫如謹元作謹謹補

疑謹靜而寡信諸侯信猶恃也謹補謹補靜則四鄰不

下同疑謹靜而寡信諸侯信猶恃也

謹補謹補靜則四鄰不

反寡信諸侯則天下不賣外不賣內不反則稽積

元作積稽積亦當是朽腐而不用幣帛

矯蠹矯揉節也故有變意此言變其初也蠹猶蠹也

本此下皆有而不服矣而不服矣小國道此道猶

則不祠而福矣不貸而見足矣貸音貸從人求物也故曰祖

仁者王立義者霸用兵窮者亡何以知其然也昔

吳王夫差以強大為天下先衍強強姚云曾襲郢

而棲越身從諸侯之君從諸侯而卒身死國亡為天

下戮者何也此夫差平居而謀王強大而喜先天

下之禍也昔者萊莒好某東萊故萊子國莒春秋齊侯滅萊傳萊恃謀

也陳蔡好詐莒恃越而滅莒蔡皆恃遠忽近而蔡



恃晉而亡此皆內長詐外信諸侯之殃也由此觀之則強弱大小之禍可見於前事矣語曰騏驥之衰也駑馬先之孟賁之倦也女子勝之夫駑馬女子筋力骨勁非賢於騏驥孟賁也何則後起之藉

也今天下之相與也不並滅

與猶恃也言與之相恃亦不皆亡在所處

耳

有

元作而或誤術

案兵而後起寄怨而誅不直

寄言假手於人不爲主也

微用兵而寄於義

猶假也而誅不直者使人

誅之而已不主怨即所謂重伐不義也微用兵而寄於義者隱其用兵之真情而寄寓於義以爲名

也則七天下可躅足而須也

喝不也明於諸侯之故

察於地形之理者不約親不相質而固

負質不趨

而疾衆事而不反

衆事猶共事

交割而不相憎

文言彼此割地

俱強而加以親何則形同憂而兵趨利也

補曰衆事宜多

反覆交割地者宜相憎俱強者宜不相下今皆不然以其同憂趨利故也何以知其然

也昔者燕齊戰於桓之曲

家語所謂桓山蓋在齊魯之間

燕不勝

十萬之衆盡胡人襲燕樓煩數縣

樓煩屬

取其牛

馬

此蓋之會敗時

夫胡之與齊非素親也而用兵又非約

質而謀燕也然而甚於相趨者何也

衍何何則形

同憂而兵趨利也由此觀之約於同形則利長後

起則諸侯可趨役也

可使趨我而為我役

故明主察相明察

者誠欲以霸王

衍也

也為志則戰攻非所先戰者

國之殘也

有言於國而都縣之費也

隱元年注邑有宗廟之主曰都周制

二千五百家為縣

正曰

周禮四甸為縣四

都殘費已

先而能從諸侯者寡矣彼戰者之爲殘也士聞戰

則輸私財而富軍市士衆所聚有市井馬輸飲食而待死士

令折轅而炊之也轅音殺牛而觴士觴實曰觴蓋以飲之則是

路君之道也路疑作露言國中所有悉出於路又疑作路寔言射用寔於道路

是道路中人禱祝爲行者祈君駢釀有隱義言釀

於中以通都小縣置社亦言禱祀之事有市之

邑莫不正事而奉王警備之則此虛中之計也

夫戰之明日死死扶傷殍未雖若有功也軍出費

中哭泣則傷主心矣死者破家而葬夷傷者空財

而共藥夷亦傷共供同完者內酺而華樂酺大飲也華猶奢故其

費與死傷者鈞與均故民之所費也十年之田而

不償也軍之所出矛戟折

矛昔矛也兵車所建

四尺戟法見前金鉉絕鉉刀鉉傷督破車罷

馬亡矢之太半甲兵之具宮之所私出也

子宮如父

之宮古者萬兵於

士大夫之所匿廝養士之所竊

養馬者十年之田而不償也天下有此再費者而

能從諸侯者寡矣攻城之費百姓理澹蔽澹衣蔽

蔽疊言也言土作苦舉衝檐衝城上露屋為檐

陣高巢車亦為櫓此家雜總併作家身窟穴中謂地道

罷於刀金兵器而士困於土功將不釋甲甚數而

能拔城者數為亟耳上倦於教士斷於兵斷音

也故三下城而能勝敵者寡矣故曰彼戰攻者非

所先也何以知其然也昔智伯瑤攻范中行氏殺其君滅其國又西圍晉陽吞併二國而憂一主趙襄子

此用兵之盛也然而智伯卒身死國亡為天下

笑者何謂也兵先戰攻而滅二子補患也患在

昔者中山悉起而迎燕趙南戰於長子敗趙氏

北戰於中山克燕軍殺其將夫中山千乘之國也

而攻萬乘之國二再戰比勝比相此用兵之上節

也節猶然而國遂亡君臣於齊者此二十九年書

目說見前何也不需於戰攻之患也也由此觀

之則戰攻之敗可見於前事矣補或有不字今世

之所謂善用兵者終戰此勝窮兵而守不可拔

終謂窮兵而守不可拔

期於不拔天下稱爲善一國得而保之得所稱爲善者保恃之則

非國之利也臣聞戰大勝者其士多死而兵益弱

守而不可拔者其百姓罷而城郭露外無居人故暴露夫

士死於外民殘於內而城郭露於境則非王之樂

也今夫鵠的的即鵠也所謂侯非咎罪於人也

姚云咎一作桓劉作善按呂便弓引弩而射之謂

春秋亦有桓罪於先王之語便弓引弩而射之謂

便巧巧審弓得中者則善一云劉作善不中則愧少長

貴賤則同心於貫之者何也惡其示人以難也的

難中人爭欲貫之如惡之今窮戰比勝而守必不

援則是非徒示人以難也又且害人者也然則夫

下仇之必矣夫罷士露國而多與天下爲仇則明

君不居也素用強兵而弱之

素猶常也言兵則察常用雖強必弱

相不事

不從事於此

彼明君察相者則五兵

不動

五戒注刀劍矛戟矢

此據淮南子注今

戟司兵車注戈及戟夷矛酉

而諸侯從辭讓而重

賂至矣故明君之攻戰也甲兵不出於軍而敵國

勝衝櫓不施而邊城降士民不知而王業至矣彼

明君之從事也用財少曠日遠而利長者

曠闕也

遠其利

故曰兵後起則諸侯可趨役也臣之所聞

攻戰之道非師者

師旅也言不用師

雖有百萬之軍比之

堂上

言謀之於堂彼自敗也

比當作此諸本

同雖有闔閭吳起之將

闔閭將孫武也此以君臣互言之

善用兵禽之戶內千丈之城拔之尊俎之間俎肉在上

百尺之衝折之衽席之上鄭玄記注衽即席也故鍾鼓竽瑟

之音不絕地可廣而欲可成和樂倡優侏儒之笑

倡優倡樂也侏儒短小人也不乏諸侯可同日而致也故名配天

地不為專利制海內不為厚言其功德之崇雖名利若此猶不足稱也

故夫善為王業者在勞天下而自逸亂天下而自

安諸侯無成謀圖我之謀不成則其國無宿憂也言無一夕之憂

而曰宿留也何以知其然也補曰上文佚治在我

勞亂在天下則王之道也銳兵來則拒之患至則

趨之趨言往應之使諸侯無成謀則其國無宿憂矣何

以知其然也元作矣昔者魏王惠擁土



千里帶甲三十六萬

補

其強而拔邯鄲

年十八西

圍定陽

屬上黨

又從十二諸侯朝天子以西謀秦秦

王恐之

此孝公也此史秦人故

說見前

寢不安席食不甘

味令於境內盡堞中

堞城上

為戰具

元作竟

即上文境字也堞中為戰具境內為守備

為守備為死士置將以待魏

氏衛鞅謀於秦王曰夫魏氏其功大而令行於天

下有十二諸侯而朝天子其與必衆故以一秦而

敵大魏恐不如王何不使臣見魏王則臣請必北

魏矣秦王許諾衛鞅見魏王曰大王之功大矣令

行於天下矣今大王之所從十二諸侯非宋衛也

則鄒魯陳蔡此固大王之所以鞭笞使也

笞馬不

足以王天下大王不若北取燕東伐齊則趙必從

矣西取秦南伐楚則韓必從矣大王有伐齊楚心

而從天下之志使天則王業見矣大王不如先行

王服王者服飾然後圖齊楚魏王說於衛鞅之言也故

身廣公宮制丹衣柱以丹帛為柱衣也建九旒旒旗

從七星之旗鳥隼為旗又繪星焉按考工記

鳥隼為旗州里所建弧旌柱矢畫柱矢此與曲禮合龍旂即青龍鳥隼即朱雀雀柱矢恐即招搖注所謂畫七星者又禮百官載旗此言七星之

旗而又以天子言戰國不可以古制準也此天子

之位也而魏王處之於是齊楚怒諸侯奔齊齊人

伐魏殺其太子覆其十萬之軍魏王大恐跣行跣

親地按兵於國而東次於齊過信為次往服齊也然後天下

乃舍之當是時秦王垂拱而受西河之外垂衣拱手言無

所事西喪地於秦謂此歟而不以德魏王故行曰曰一本無衛鞅之

始與秦王計也謀約不下席言於尊俎之間謀成

於堂上而魏將已禽於齊矣衝櫓未施而西河之

外補入於秦矣此臣之所謂比補見上之堂上禽

將戶內拔城於尊俎之間折衝席上者也彪謂此策輒轉

皆中事機而不詭於聖雖鍾竿倡樂非所以啓人主者亦孟子色貨之比閔王驕不能聽以及鼓里

之禍百世之戒也正曰此策談兵主於後起藉權

不為人主怨其云案兵而後起寄怨而誅不直微

用兵而寄於義最其術之深者是豈仁義之師正

大之論乎雖其後極言戰之害何較於失哉鍾鼓

倡樂之云視孟子與民同樂之意不類鮑之不察

甚矣補曰蘇秦佯為得罪燕而亡走齊說湣王厚

葬以明孝高宮室大苑囿以明得意欲敵齊而為

燕蘇代繼之實祖秦之故智大事記云齊之伐宋

也蘇代實啓之秦之救宋也蘇代復止之代爲燕  
反間驕其君勞其民而速其亡也其說燕曰齊王  
長主也而自用也南攻楚五年蓄積散西困秦三  
年民憔悴士罷弊又以餘兵舉五千乘之勁宋而  
包十二諸侯此其君之欲得也其民力竭也云云  
此策之謀既中而勸燕伐齊也比策舊爲蘇秦實  
誤前章代誤爲秦或遂以此爲代則亦不然代之  
謀如彼豈能勸齊王後戰哉一本無章首二字者  
是矣抑是言也當在滅中山後取淮北滅宋侵三  
晉之前此士之明蓋已逆知閔王之敗矣策文  
甚佳首以用兵後起約結遠怨二端爲言而以權  
藉時勢明之今雖干將以下止求霸則遠矣言先  
天下之禍後藉之得也臣聞善爲國以下止好挫  
強也言遠怨之得主怨之禍也且夫以下至強弱  
大小之禍可見於前事矣爲一節語曰以下至戰  
攻之敗可見前事爲一節今世所謂善用兵以下  
至篇終爲一節三節皆推言用兵不爲天下先之  
意而不主怨之意在其中錯綜起應變化不窮只  
何以知其然也一語六用而不覺其複劇姑衛  
反分扶問反爲工毒反射食亦反爲人爲韓爲死  
之爲王天下  
之王去聲

齊負郭之民

負猶背

有孤孤咥者

補曰

孤孤咥孤因孤

呂春秋貴直論孤援云云即謂此正議也古今人表作孤爰

正議閔王斲之檀

衢斲斬也檀衢蓋齊市名

百姓不附齊孫室子陳舉

公孫家子猶宗

室直言殺之東閭宗室離心司馬穰苴

田完之裔為景公將

去此時遠甚蓋誤其名

正曰大事記引蘇氏謂史稱齊景公時晉伐阿鄆燕侵河上晏子薦穰苴斬

監軍莊賈因以成功春秋左氏無此事意穰苴斬膏為閔王却燕晉而戰國雜記妄以為景公時

政者也殺之大臣不親以故燕舉兵使昌國君

魏樂羊

將而擊之齊使向子

及下達子史不書

將而應之

後起

齊軍破向子輿一乘亡達子收餘

卒復振與燕戰求所以

賞

元作償

償

補曰呂春秋者閔

王不肯與軍破走王奔莒

此四十年

回三十年 淖齒數之

曰夫千乘

青州

博昌之間

屬千

方數百里雨雪

衣王知之乎王曰不知

二縣屬太山

秦山

地圻至泉王知之乎王曰不知人有當闕而

哭者

闕門

求之則不得去之則聞其聲王知之乎

王曰不知

三不知字春秋後

淖齒曰天雨雪

霑衣者天以告也地圻至泉者地以告也人有當

闕而哭者人以告也天地人皆以告矣而王不知

戒焉何得無誅乎於是殺閔王於鼓里

莒中

名法章是

乃解衣免服逃太史之家為漑園

漑灌

君王后太史后氏女

后姓也以其姓后不可曰后

作太史氏女無后字

知其貴人善事之田單以即

後策正云太史氏

墨之城破亡餘卒破燕兵紿騎劫紿欺也劫燕將

言單設詐

遂以復齊襄五年

遽迎太子於莒立之以

為王

時立五年矣迎而立之齊耳

襄王即位

補曰位下有缺字君王

后以為后生齊王建

補曰兩音頌為

王孫賈年十五事閔王王出走失王之處其母曰女

朝出而晚來則吾倚門而望女暮出而不還則吾

倚閭而望女今事王王出走女不知其處女尚何

歸

責其親王不

王孫賈乃入市中曰淖齒亂齊國

殺

衍閔

閔書之辭王欲與我誅者袒右右市人從

者四百人與之誅淖齒刺而殺之

補曰袒蕩早反今循習作徒案

反說女楊也露臂

襄王

閔王子元年  
慎觀王三十二年戊寅

燕攻齊取七十餘城唯莒卽墨未下齊田單以即墨

破燕殺騎劫初燕將

史亦不名攻下聊城

屬東郡高平注在平原

目括地志云故聊城在博州聊城縣西

人或讒之

補目姚氏曰三國集無初燕止讒之

十一字則知此章首有誤脫

燕將懼誅遂保守聊城不敢歸田

單攻之歲餘士卒多死而聊城不下魯連乃

書約之矢

續東書於矢上

以射城中遺燕將曰吾聞之智

者不倍時而棄利

倍背同

勇士不怯

補目史記作却

死而滅

名忠臣不先身而後君今公行一朝之忿不顧燕

王之無臣

惠

非忠也殺身亡聊城而威不信於齊

非勇也功廢名滅後世無稱非智也故智者不再



計勇士不怯死補曰一本云晁本無此二句而今

死生榮辱尊卑貴賤比其一時也此釋上不再計

至願公之詳計而無與俗同也且楚攻南陽史云

南陽然則此荆州郡時屬齊魏攻平陸補曰

隱云南陽即齊淮比泗上之地也齊無南面之心楚魏在齊之南齊有燕難不

見前目正義云齊無南面攻楚魏之心以為亡南

陽之害不若得濟北之利故定計而堅守之今秦

人下兵此時齊善秦魏不敢東面不攻橫秦之勢

合齊善秦則楚國之形危且棄南陽斷右壤謂平

也亦棄存濟北計必為之今楚魏交退言其退燕救不

至不救齊無天下之規規猶謀也秦救之而與聊

城共據暮年之救據相即臣見公之不能得也

勝齊必決之於聊城公無再計彼燕國大亂君臣

過計失過猶上下迷惑栗腹將燕以十萬之衆五折於

外萬乘之國被圍於趙壤削主困為天下戮按燕王喜

四年趙孝成二十五年廉頗圍破燕殺栗腹在齊襄燕惠聊城事二十八年以為此時則自騎劫敗死

外不書他將及趙國也公聞之乎今燕王方寒心

目說見章末詳之獨立大臣不足恃國救既多民心無所歸今公又

以聊城之民一本距全齊之兵距拒同暮年

不解是墨翟之守也墨子曰公輸般為雲梯將以攻宋墨子聞之見般以帶為

城以牒為械般九設機變墨九距之般之械盡墨之守固有餘食入炊骨士無反

北之心是孫臏吳起之兵也能已見於天下矣故

爲公計不如罷兵休士全車甲歸報燕王燕王必

喜士民見公如見父母交游攘臂而議於世攘言推臂

前也曰漢書鄒陽傳攘袂頽頽云猶今功業可明

矣上輔孤主以制羣臣下養百姓以資說士辨說之士

資以藉口曰矯國革俗於天下矯革言變其國俗功名可

立也意者亦指燕棄世指亦棄東游於齊乎請裂地

定封富比陶衛陶穰侯邑衛自梁襄王後稱君曰索隱引延篤云陶陶未衛衛公

子荆非也王劭云魏再封陶商世世稱寡謂曰一君姓衛謂此云爾姚氏亦引

寡與齊久存此亦一計也二者顯名厚實也願公

熟計而審處一也辨疑一字訛或衍且吾聞效小

節者不能行大威惡小耻者不能立榮名昔管仲

射桓公中鈞篡也遺公子糾遺忘也而不能死怯也

束縛桎梏桎足械梏手械辱身也此三行者鄉里不通也

世主不臣也使管仲終窮抑抑按也人所按故為困幽囚而

不出慙耻而不見窮年沒壽不免為辱人賤行矣

然管子并三行之過并晁作棄據齊國之政一

匡天下九合諸侯為五霸首名高天下光照鄰國

曹沫為魯君將三戰三北而喪地千里使曹子之

足不離陳計不顧後出必死而不生出計所出也則不

免為敗軍禽將曹子以敗軍禽將非勇也功廢名

滅後世無稱非智也故去三北之耻退而與魯君

計也曹子以為遭曹君計以為遭曹沫忍耻而與

則尤齊桓公有天下朝諸侯

此霸者之事欲與霸則可責以義故沫與

魯君計言此

**正曰**說見上

有天下有字恐誤

曹子以一劍之任劫桓公於壇位之上顏色不變

而辭氣不悖三戰之所喪一朝而反之天下震動

驚駭威信吳楚傳名後世若此二公者非不能行

小節死小耻也以爲殺身絕世功名不立非智也

故去忿恚之心

恚恨也

而成終身之名除感忿之耻

而立累世之功故業與三王爭流名與天壤相敝

也

言天壤敝此名乃微

公其圖之燕將曰敬聞命矣因罷兵

**倒**

元作

到讀至

**讀**

未詳或

而去

示無弓衣倒

故解

齊國之圍救百姓之死仲連之說也

按此書以齊

閱為宣王蘇代為蘇秦事時不合如此者甚眾得  
為後人傳錄之誤至於此章引乘腹之事說那城  
之將則非後人以謬矣蓋好事者聞約天之說惜其  
書不存擬為之以補亡而其人意氣橫溢肆筆而  
成不暇檢校細處太史公亦愛其千里而畧其牝  
牡驥黃至于今二千歲莫有知其非者也又按燕  
昭二八年書齊之不長者惟聊莒即墨聊即墨  
城也徐廣注此栗腹事去長平聊莒即墨聊即墨  
聊城事後蘇氏古史亦因之疏矣故備論之  
魯仲連說燕將下聊城史不著年其書引栗腹之  
敗此事在其後故通鑑大事記載於秦孝文元年  
當燕王喜五年齊閔王死襄王立三十九年燕昭  
卒明年惠王立越武成王孝王而至王喜九昭王  
四五年此蓋二事誤亂為一自燕攻齊止殺騎切二  
十五字或他策脫簡而初燕將止殺騎之十一字亦  
他本所無也且單由即墨起七十餘城即復為齊  
不聞聊城尚為燕守以齊之勢豈有舍之三十  
餘年而不攻單之兵力三十餘年而不能下歟今  
曰攻之歲餘不單之兵力三十餘年而不能下  
史稱毅破齊不下者獨莒即墨單縱反間亦言二  
城而燕世家書聊言即墨策亦有三城反間亦言二

果一時事則聊城亦為齊守而非燕將為燕守者  
此誤因聊城無可書之與齊襄王十九年當趙孝  
自復齊之後地求為將次年遂相趙必不復  
成王元年趙割地求為將次年遂相趙必不復  
返齊矣距聊城之役凡十六年即墨之混而誤指以  
歲此因歲餘不下之言聊莒即墨之混而誤指以  
為單也夫仲連之言正謂栗腹敗燕國亂聊城孤  
守齊方併攻勢將必拔其言初不涉滑襄昭惠之  
際所謂楚已復之魏攻平陸閔王之時楚取淮北軍  
復齊後蓋已復之魏攻平陸閔王之時楚取淮北軍  
後也燕將被虜得書自殺無此意此因樂毅而  
訛也史又稱燕將惟騎爾不聞其他料事之明  
實齊前所殺燕將惟騎爾不聞其他料事之明  
而說也連之殺燕將惟騎爾不聞其他料事之明  
勸所以歸燕降齊亦於窮而致之於死豈非解紛  
素所蓄積也迫之於窮而致之於死豈非解紛  
其勸之積也迫之於窮而致之於死豈非解紛  
將死聊城屠連何功美之稱而不可信也哉燕  
云解兵而去者當其美之稱而不可信也哉燕  
事者一考之仲連之功實而不可信也哉燕  
可得一明說其不存疑之策不外謂殺者皆  
剛約失之說惜其不存疑之策不外謂殺者皆

莫有覺者，何其謬哉！史誤因策通鑑大事記稱田單誤因史真文忠公反据鮑氏爲斷而謂曾連之說不可爲訓，皆失考也。

燕攻齊，齊破，閔王奔莒，淖齒殺閔王，田單守即墨之

城，破燕兵，復齊墟，襄主爲太子徵。

徵，猶信也。太子初易姓名爲庸。

人疑之，至是始有狀可信也。

齊已破，燕田單之立疑。

人疑也。齊國

之衆皆以田單爲自立也。襄王立田單，相之，過菑

水。

菑，淄水同。

有老人涉菑而寒，出不能行，坐於沙中。田

單見其寒，欲使後車分衣，無可以分者。單解裘而

衣之。襄王惡之，曰：「田單之施將欲以取我國乎？」不

早圖之，恐後之。

恐，單先發。

左右顧無人，巖下有貫珠者。

齊人

補曰

姚云：別本巖字作聲，句絕無下字。元和姓纂引策作貫珠人姓名。

襄王呼而



問之曰女聞吾言乎對曰聞之王曰女以爲何若

對曰王不如因以爲己善王嘉單之善下令曰寡

人憂民之飢也單收而食之寡人憂民之寒也單

解裘而衣之寡人憂勞百姓而單亦憂之稱寡人

之意稱猶單有是善而王嘉之善單之善亦王之

善已王曰善乃賜單牛酒嘉其行後數日貫珠者

復見王曰王至朝日宜召田單而揖之於庭口勞

之乃布令求百姓之飢寒者收穀穀猶乃使人

聽於閭里聞丈夫之相衍舉舉此因與字誤

字與語曰田單之愛人嗟乃王之教澤也處謂單

所謂威震主者歟襄王亦不明甚矣使單有異志

闔城陽而王孰敢不聽豈俟今日哉貫珠者可謂

君子人矣為是言也上足以掩王之非下足以救

單之死一言而齊國定君子哉

**補曰**

斯人者又能

貂勃

齊人

常惡田單曰安平君小人也

**補曰**

徐廣云此

云在青州臨淄縣東古紀國之鄒邑索隱云單物起安平故以為號

安平君聞之故

為酒而召貂勃曰單何以得罪於先生故常見譽

於朝

不欲

正貂勃曰跖之狗吠堯

盜跖

**補曰**此莊

生寓言惠跖時不相及蒯通之言出於此

非貴跖而賤堯也狗固吠非

其主也且今使公孫子賢而徐子不肖然而使公

孫子與徐子鬪徐子之狗

**補曰**

元作由

**補曰**

由備通

將攫公孫子之腓而噬之也

攫持腓脛

**補曰**

若

乃得去不肖者而為賢者狗豈特攫其腓而噬之

耳哉安平君曰敬聞命明日任之於王白王使王任用之

有所幸臣九人之屬欲傷安平君相與語於王曰

燕之伐齊之時楚王顛使將軍淖齒將萬人而佐

齊今國已定而社稷已安矣何不使使者謝於楚

王王曰左右孰可九人之屬曰貂勃可欲去單貂之助

勃使楚楚王受而觴之數日不反九人之屬相與

語於王曰夫一人身而牽留萬乘者豈不以據勢

也哉言勃據單勢且安平君之與王也君臣無

禮君臣無異而上下無別且其志欲爲不善謂反

內收百姓循撫其心振窮補不足振舉救也布德於民

外懷戎翟天下之賢士懷翟與士陰結諸侯之雄俊豪

英

諸侯

其志欲有爲也

善爲不

願王之察之異日而

王曰召相單來田單免冠徒跣肉袒而進

肉袒露

欲受刑

袒即

楊也去上衣曰楊

退而請死罪五日而王曰子無

罪於寡人子爲子之臣禮吾爲吾之王禮而已矣

貂勃從楚來王賜諸前

愚恐賜乃

本王賜

賜諸前

酒酣

樂酒

樂酒

王曰召相田單而來貂勃避席稽首曰王惡

得此亡國之言乎王上者孰與周文王王曰吾不

若也貂勃曰然臣固知王不若也下者孰與齊桓

公王曰吾不若也

固知

王不若也

此下姚

本有貂勃曰然臣

增

一字今增

貂勃曰然臣固知王不若也然則周文王得呂望

以爲太公桓公得管夷吾以爲仲父今王得安平

君而獨曰單且自天地之闢開也民人之治備曰姚云曾本

始作為人臣之功者誰有厚於安平君者哉而王曰

單單惡得此亡國之言乎且王不能守乎王之社

稷燕人興師而襲齊墟王走而之城陽之山中城陽

兖州國莒其縣也安平君以惴惴之即墨惴惴憂懼也三里之

城五里之郭敝卒七千禽其司馬主兵之官謂騎劫而反

千里之齊安平君之功也當是時也闔城陽而王

不通王而自王城陽天下城陽與天下之人

春秋後語闔作舍莫之能止然而計之於道歸之於義以為不

可故為棧道木閣木閣閣道皆以通險而迎王與后於城陽

**山中**元作中山中山作山中王乃得反子臨百姓今國

已定民已安矣王乃曰單單補單與前且嬰兒

之計不爲此王不亟殺此九子者以謝安平君不

然國危矣王乃殺九子而逐其家益封安平君以

夜邑萬戶疑夜一作劇屬淄川又東萊有掖有不夜

地志劇城在青州壽光縣南三十里顏師古云齊地記古有曰夜出見於東萊故萊子立此邑以不

夜爲名○使音使楚之使去聲

田單將將爲大攻狄狄北胡正田儻狄人徐廣注

縣西北往見魯仲子連仲子曰將軍攻狄不能下

也田單曰臣以五里之城七里之郭破亡餘卒破

萬乘之燕復齊墟攻狄而不下何也上車弗謝而

去遂攻狄三月而不克之也齊嬰兒謠曰大冠若

箕

箕歟

脩

劔

拄

頤

攻

狄

不能

下

壘

枯

丘

壘軍壁也

降一壘

小不能

枯一丘

言無

人物

補曰

吳氏韻補

能叶年

題反丘

叶法其

反廬陵

劉氏讀

壘枯丘

謂

空守一

立為壘

說苑

攻狄

而能

下壘

於枯

丘齊景

公田於

梧地名

也一本

引北

堂書

鈔同

字一本

壘枯

骨成

丘通

鑿從

田單

乃懼

問魯

仲子

曰

將軍

之各有

不同

似梧

曰

先生

謂

單

不能

下

狄

請問

其

說

魯

仲

子

曰

之

在

即

墨

坐

而

織

菁

立

則

杖

插

為

士

卒

倡

曰

倡導也

可

往

矣

宗

廟

亡

矣

亡

日

尚

亡之兆

其

歸

於

何

黨

矣

黨猶

鄉也

言無

所歸

補曰

日已

矣

廟亡

矣

今日

尚矣

歸何

黨矣

皆叶

平聲

當

此

之

時

讀說

死宗

將

軍

有

死

之

心

而

士

卒

無

生

之

氣

聞

不

揮

泣

奮

臂

而

欲

戰

此

所

以

破

燕

也

當

今

將

軍

東

不

揮

泣

奮

臂

而

欲

戰

此

有夜邑之奉西有留上之虞黃金橫帶而馳乎淄

澗之間

昭十二年注澗水出臨淄入時水

有生之樂無死之心所

以不勝者也田單曰單有心先生志之矣明日乃

厲氣循城

厲也

立於矢石之所乃援枹鼓之

枹擊鼓杖

狄人乃下

田單曰

馬謖對諸葛亮曰用兵之道攻心為上攻城為下其言出於此○夜說苑

作掖澗音澗抱音浮○按史趙孝成王元年田單將攻燕拔中陽又攻韓法又援之次年單為相孝

成之元年齊襄之十九年也趙王新立秦攻趙求救於齊齊人使以長安君為質齊師乃出秦師退

又策云趙王割濟東三城城邑市五十七與齊求安平君為將攻燕亦是年事蓋齊趙方睦也考之

史單自復齊之後唯有伐狄之戰大事記併書於一年而襄王十年趙燕周取齊昌國高唐十三年

藺相如伐齊至平邑秦客卿竈暨楚仍歲攻剛壽以單之在齊而喪地拔兵不聞其却戰而克敵也

而一為趙用遂以立功意者單以功高被讒齊襄雖為之殺諸者所以任單者不能侵盡欺不然則



單之懼禍持怯而自晦也秦策云田單將齊之良  
橫行於中十四年終身馳於封內考之段騎劫之  
歲至襄王十八年凡十四年次年而單為趙將是  
年襄王死單不復返齊明年遂為相然單之在趙  
自二戰之後不聞他功蓋既試其端而亦終  
不忍背宗國以為趙用也單之心亦可見矣

孟嘗君為從

文以襄王初中立為諸侯楚頃襄二十  
三年天下合從此八年

五年中立為諸侯其後遂卒襄王八年諸侯無合  
從事此閔王十六年文怨秦約韓魏伐秦事也當  
秦昭九年鮑見策有薛地百里之公孫弘齊謂孟  
文遂以為文中立為諸侯時誤矣

嘗君曰君不如

元作

以

補曰姚云劉

使人先觀秦

王

昭

意者

設疑

秦王

帝王之主也

君恐不得為臣

為秦

臣

奚暇從

以難之

意者

秦王不肖之主也君從

以難之

未晚

孟嘗君

曰善願

因請

公往矣公孫弘

敬諾

以車十乘

之秦

昭王聞之

而欲愧之

以辭使

祝公孫弘見昭王曰薛公之地大小幾何公孫弘

對曰百里昭王笑而曰寡人地數千里元作由下同

由補由猶通未敢以有難也為人難今孟嘗君之

地方百里而因欲以難寡人由可乎公孫弘對

曰孟嘗君好人人賢大王不好人昭王曰孟嘗君

之好人也奚如公孫弘曰義不臣乎天子不友乎

諸侯得志不慙為人主不得志不肯為人臣如此

者三人而治而字疑衍治當屬可為管商之

師管仲說義聽行所說有義或能致其主霸王如

此者五人萬乘之嚴主也辱其使者退而自刎集

也列斷必以其血濟其衣如臣者十人昭王笑而謝

之曰客胡爲若此寡人直與客論耳寡人善孟嘗

君欲客之必諭寡人之志也以己之志公孫弘曰

敬諾公孫弘可謂不侵矣著書者美其昭王大國

也孟嘗千乘也立千乘之義而不可陵可謂足使

矣翅猶公辨說士莫不以藉口披蓋未學禮也

谷之會孔子詔之士付之有司耳矣豈唯柴若世

之當知猶狗然哉帝曰曉人不當如是乎此說者之所

魯仲連謂孟嘗君曰君好士補也謂孟嘗君君

曰好士也雍門補子字此士以所居爲稱

門子秋雍門子周今日雍養亦養猶公養之養

門子則亦無考雍門見前養亦養猶公養之養

知果養姓亦名不陽得子養此下賦人飲食衣裘興

之同皆得其死

詳孟未

今君之家富於二公

陽得門而

而

士未有為君盡游者也

游猶友也言不盡於交游之道

君曰文不

得是二人故也

鞞亦

使文得二人文豈獨不得盡

對曰君之廐馬百乘無不被繡衣而食菽粟者豈

有麒麟騶耳哉後宮十妃皆縞紵

縞鮮色繪也紵

書注縞白也

食梁肉

梁米名本草注青梁粟類

豈

有毛膺西施哉色與馬取於今之世士何必待古

哉

君之廐馬至此與王斗云合

故曰君

之好士未也

能免難市譽而已昔人譏其未嘗得

士特雞鳴狗盜之雄世以為名言今觀魯連曰君

以自謂而非區區於孟嘗者雞鳴

狗盜之出其門宜仲連之不止也

王建

襄王五十年

丁酉

秦攻趙長平

此五年

齊楚救之秦計曰齊楚救趙親其

親則將退兵不親則且遂攻之趙無以食請粟於

齊而齊不聽蘇子

元作秦

秦史作周子謂齊王曰不

如聽之以却秦兵不聽則秦兵不却是秦之計中

而齊楚

元作燕

燕

史作楚

之計過矣且趙之於

**燕**

元作燕

齊

史作楚

隱蔽也

趙居二國西北秦攻二國必先徑趙

趙存則二國得以自隱而有蔽障

猶齒之有唇也唇亡則齒寒今

曰亡趙則明日及齊楚矣且夫救趙之務

務趣也

宜若奉漏甕沃焦釜喻救之急夫救趙高義也却秦兵

顯名也義救亡趙威却強秦兵不務爲此而務愛

粟則爲國計者過矣

齊記有云周子謂最是也此最時三十餘年矣

云周子蓋齊之謀臣史失其名不必強爲之說

或謂齊王曰周韓西有強秦東北有趙魏秦伐周韓

之西趙魏不伐

不從秦伐周韓周韓爲割

割地與趙魏

韓却周害也

則言趙魏徒不伐而不救韓則韓兵必却周有秦害

及韓却周

**害**

元作割

**割**

恐有誤混

之

**後**

補

趙魏亦不免與秦

爲患矣

秦以其不應已又無今齊

**應**

補曰今齊

秦伐趙魏則亦不果於趙魏之應秦而伐周韓

趙魏

近秦其應秦不得不果齊則遠矣應秦必不果也

今齊入於秦而伐趙魏

今就令也入言應之

趙魏亡之後秦東面而伐齊

齊安得救

**救**

字是下無於字非於天下乎

此言趙魏近秦畏之

不得不應齊不可以其應而伐之也  
策正謂秦伐周韓趙魏雖不應秦然周韓既割而  
趙魏亦不免況齊可以不應秦今應秦伐趙魏趙  
魏既亡而齊亦不免矣所以言此者欲齊之援趙

也

國子

齊大

曰秦破馬服君之師圍邯鄲齊魏亦佐秦

伐邯鄲齊取淄鼠魏取伊氏

皆趙公子無忌

魏信

為天下循便計

二地今云公子無忌云云魏實救趙者不應先佐

秦如立晉卽壁鄭未欲真殺晉鄙魏率魏兵以救

邯鄲之圍魏安釐二十年使鄙將以救趙畏秦不

敢進趙急平原君使責無忌無忌盜晉

鄙兵符伐之將進兵秦軍解去

世家公子無忌傳公子矯殺晉鄙破秦兵皆在安

釐王二十年通鑿以矯殺晉鄙在前一年大事記

以晉鄙留軍壁鄴在前一年謂以傳修今按傳亦

循行順也

曰行便宜之計言竊

之伐恐當時無忌雖急於平原之請而魏王實畏

秦如立晉卽壁鄭未欲真殺晉鄙魏率魏兵以救

邯鄲之圍魏安釐二十年使鄙將以救趙畏秦不

敢進趙急平原君使責無忌無忌盜晉

鄙兵符伐之將進兵秦軍解去

世家公子無忌傳公子矯殺晉鄙破秦兵皆在安

釐王二十年通鑿以矯殺晉鄙在前一年大事記

以晉鄙留軍壁鄴在前一年謂以傳修今按傳亦

循行順也

曰行便宜之計言竊

之伐恐當時無忌雖急於平原之請而魏王實畏

秦如立晉卽壁鄭未欲真殺晉鄙魏率魏兵以救

邯鄲之圍魏安釐二十年使鄙將以救趙畏秦不

敢進趙急平原君使責無忌無忌盜晉

鄙兵符伐之將進兵秦軍解去

世家公子無忌傳公子矯殺晉鄙破秦兵皆在安

釐王二十年通鑿以矯殺晉鄙在前一年大事記

以晉鄙留軍壁鄴在前一年謂以傳修今按傳亦

循行順也

曰行便宜之計言竊

之伐恐當時無忌雖急於平原之請而魏王實畏

秦如立晉卽壁鄭未欲真殺晉鄙魏率魏兵以救

邯鄲之圍魏安釐二十年使鄙將以救趙畏秦不

敢進趙急平原君使責無忌無忌盜晉

鄙兵符伐之將進兵秦軍解去

世家公子無忌傳公子矯殺晉鄙破秦兵皆在安

釐王二十年通鑿以矯殺晉鄙在前一年大事記

以晉鄙留軍壁鄴在前一年謂以傳修今按傳亦

循行順也

曰行便宜之計言竊

止作一年使秦弗有而失天下是齊入於魏而救

邯鄲之功也齊與魏親初雖佐秦安邑者魏之柱

國也言其於國晉陽者趙之柱國也如室有柱鄢郢者楚之

柱國也故三國衍欲欲疑欲字即故字而與

秦壤界壤土界境也秦伐魏取安邑伐趙取晉陽

伐楚取鄢郢矣元作福福姚云劉偁曾一作

義三國之元作君君兼二周之地舉韓氏取其地

且天下之半且猶今又劫趙魏疏中國疏言離封

衛之東野封割也東野猶東兼魏之河內絕趙之

東陽則趙魏亦危矣趙魏危則非齊之利也韓魏

趙楚之志恐秦兼天下而臣其君故專兵一志以



逆秦

逆謂拒之

三國之與秦壤界而患急齊不與秦壤

界而患緩是以天下之勢不得不事齊也故秦得

齊則權重於中國趙魏楚得齊則足以敵秦故秦

**楚**

補正曰

趙魏得齊者重失齊者輕齊有此

勢不能以重於天下者何也其用者過也

略同謂三晉諸國為齊之屏蔽相依為唇齒秦攻

諸國而齊不救諸國滅亡勢必及齊第三章謂三

國與秦界而患急齊不與秦壤而患緩秦得齊則

惟重趙魏楚得齊則足以敵秦說尤明切初策攻

長平時次策周韓未亡時三策則韓既亡後也始

不加兵君王后謹事秦王建不修戰備不助五國

其墮秦計中父矣長平之戰當王五年曠韓當

齊王使使者問趙威后

惠文后

太后

書未發

發其封威

后問使者曰歲亦無恙邪

恙憂也

民亦無恙耶王亦

無恙耶使者不說曰臣奉使使威后今不問王而

先問歲與民豈先賤而後尊貴者乎威后曰不然

苟無歲何有民苟無民何有君故有問舍本而問

末者耶乃進而問之曰齊有處士曰鍾離子

鍾離屬九

江曰路史云沂之承音慈有鍾離城乃晉吳會

處成十五年杜云淮南縣今屬濠州者非應劭云

鍾離子國在九江蓋其後徙于此吳滅之無恙耶是其爲人也有糧者

亦食無糧者亦食有衣者亦衣無衣者亦衣是助

言不得在位成其職業

王養其民者

補也

何以至今不業也

葉陽子

諸書葉陽皆不地范雅傳注葉一作葉葉陽今許州葉縣又見魏策

無恙乎是其爲人哀鰥寡卹孤獨振困窮補不足

是助王息其民者也

也息生

何以至今不業也此宮

之女嬰兒子無恙耶徹其環瑱

集韻撤去

也通作徹

至老不

嫁以養父母是皆率民而出於孝情者也

情猶胡

為至今不朝也

則命婦

此二士弗業一女不朝何以

王齊國子萬民乎於陵子仲

於陵屬齊南皆以所

居為號此自一人若

孟子所稱

路見七八十年矣

補曰

路史於陵今淄

之長山此言於陵仲子之行與孟子所稱者

台恐即此人也趙惠文王與齊閔王同時惠文后

尚存乎是其為人也上不臣於王下不治其家中

不索交諸侯此率民而出於無用者何為至今不

殺乎

鬼謂威后賢矣其是非乃不詭於聖齊有此

數士不能察至使鄰國老女子愧之王建不

足道也時君王后故無恙胡為亦無察乎

王而不及后必非君王后王建時鮑因策言謂后

為賢智故曲說至此○王使之使如字璜它典它甸二反

齊閔王之遇殺其子法章變姓名為莒太史家庸夫

庸庸同

太史敷女

敷音躍廣云一首絃

徐

奇法章之狀貌

以為非常人憐而常竊衣食之與私焉莒中及齊

亡臣

臣之出亡者

相聚求閔王子欲立之法章乃自言

於莒共立法章為襄王襄王立以太史氏女為王

后生子建太史敷曰女無媒而嫁者非吾種也汗

吾世矣終身不覩君王后賢不以不覩之故失人

子之禮也襄王卒子建立為齊王君王后事秦謹

與諸侯信以故建立

衍一四字

四十有餘年不受兵

此要其終而言之建立四字可見建四十四年為秦處秦遠交齊而善之故齊事秦謹不悟其計

也與諸侯信此恐未然史稱齊亦東邊海上秦日夜攻三晉燕楚五國各自救以故四十餘年不受

兵此實錄也齊與諸侯昭王元作始皇按后卒信則安得不恥五國乎秦昭王於莊襄之元不逮

也始皇始皇補曰嘗遣使者遺君王后玉連環兩環相貫

曰齊多智而解此環不君王后以示羣臣羣臣不

知解君王后引錐椎破之謝秦使曰謹以解矣及

君王后病且卒誠建曰群臣之可用者某建曰請

書之君王后曰善取筆牘受言牘書版也君王后曰老

婦已忘矣詳其指蓋怒建之不君王后死後后勝

疑即右相齊多受秦間金玉使賓客入秦皆為變

辭變故之辭蓋使者勸王朝秦不修攻戰之備謂

君子也王后賢智婦人也惜其不能正始乃其父正烈

君王后賢不失人子之禮又秦王今解環以齊多  
智爲言故鮑以賢贊之不能正始既不足言賢信  
秦之謀不助諸  
侯又何智之有

齊王建入朝於秦雍門司馬前曰所爲立王者爲社

稷耶爲王立王耶王曰爲社稷司馬曰爲社稷立

王王何以去社稷而入秦齊王還車而反即墨大

夫闕元作與闕曰禁雍門司馬諫而聽之則以爲

可衍可一作姚云爲謀又疑可爲即入見齊王

曰齊地方數千里帶甲數十元作百百萬夫三晉

大夫皆不便秦而在阿鄆之間者百數王收而與

之十百作數下同萬之衆使收三晉之故地即臨

晉之關可以入矣臨晉屬郟大夫不欲爲秦屬

之而在城南下者百數齊城王收而與之**十百萬**之

師使收楚故地即武關可以入矣始皇紀注武關秦南関在折西

東弘農如此則齊威可立秦國可亡矣舍南面之稱

制此亦秦人之辭時未有此乃西面而事秦為大

王不取也齊王不聽秦使陳馳齊客之入秦者曰

入秦皆為變辭又陳為誘齊王內之約與五百里

之地蓋偽許之齊王不聽即墨大夫而聽陳馳遂入秦

處之共松柏之間共屬河內曰餓而死先是齊

為之歌曰松耶栢耶住建共者客邪客謂陳馳自

彪謂建之聽雍門似矣而不卒於即墨惟不明故

也不明以亡國有國家者可不以正心誠意為先

手正曰專指陳馳非自齊桶之日客爾史謂建聽

姦人賓客以亡秦策秦王資頓弱以遊齊王入朝

知客非一也。○忽出正心誠意一語論維正而不切上言不明而此曰以爲先鳥睹大學之序

凡五十九章

戰國策齊卷第四

至正乙巳前藍山書院山長劉鏞重校勘